

譯 筠 咏 廖

# 人的碎破魂靈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譯 筠 咏 廖

# 人的碎破魂靈

行 印 社 版 出 立 獨

目次

靈魂破碎的人……………一

黑影……………四

舞熊……………五

愛華……………六

入伍……………八

一個冒險的士兵……………九

波斯的聖日……………九

目次





## 靈魂破碎的人

南斯拉夫 梅士克作

### 一

已經暮秋時候了，天黑得很早。

點着了燈，坐在桌前寫作。像這樣充滿了陰鬱和平，充滿了寂寞和夢般的神祕的時候，是最適宜寫作的。

在我聽見外面路上的腳步聲，和談話聲時，我已工作一些時候了。老僕人手裏拿了枝蠟燭，開了門，說：

「在這裏，進來！」

舉起了我的燈罩，我看見一個生着栗色鬚鬚和長髮髮的不知姓名的青年站在門口。老僕人隨即又把門關上。我默默地望着他，等着他說出他的要求，同時對自己想：「一個失業的工人。他是來求助的，但該來早點呀！」

他那藍如兩口湖的大眼睛，也默默地觀察了我一會兒。

「大人，請想我在這樣運的時候來打擾你。」他說了一會，以後又以一種非普通工人所有的禮儀和文雅向我打着躬。他用一種外國調子說着德語——我聽過從德國南部來的

靈魂破碎的人

## 靈魂破碎的人

旅客說話也同樣的口音，他說得非常急，幾乎是興奮。「我來是爲了想和你談幾件事」。

「你可坐下來嗎？」

我指了指那張桌對面的椅子給他，可是他不懂得我的指示，好像沒有看見一般，把一張椅子拉近我來，他便坐在我的右邊。

我坦白地承認，在這寂寞無聲的夜裏，在這靜悄悄的房裏，和一個闊肩而有力的不知姓名的人坐在一塊兒，我心裏實在有點不安：他那肌肉強大的手，只一揮便可把我打倒；他那手兒放在桌上，不息地來來往往地滑着，或是敲着拿在另一隻手裏的大手杖，甚至他在坐着，他都依着那手杖，好像疲倦了一般。那手杖似乎會把他的力量流到他的血管中以支持他坐得端正似地。

「我是在旅途中，所以我到這兒來」——他又開始說，同時小心而勉強地觀察着我，似乎他在分析我的眼睛，試想測出那藏在那明顯地閃爍着的眼裏的鬼想似地。

「他爲什麼這樣奇怪地看着我呢？他真的是爲了一些含有卑鄙念頭之特殊目的來的嗎？」我不安地想着。心裏恨老僕人把他帶進來。可是忿怒並不能改變情勢。我已是一個俘虜了；于是我便以最友愛的態度，答：

「我很歡喜，那麼你想和我談論什麼呢？」

「你覺得全區的人嗎？」

「我在這兒已經四年了，我相信我很知道他們。」

「可是你認得下村的哈伯爾嗎？」

「稍爲曉得一點，僅僅聽人說過他們。」

「你沒有和他們交際嗎？」

「沒有，我們沒有相逢的機會；他們是新教徒。」

他敲着棍子，更靠近我。

「那是什麼呢？我以為哈伯爾的女兒也許有時候會到你這兒來。」

「爲什麼呢？」

「爲請教，讓我們這樣說吧。青年姑娘是需要忠告的。」

我很奇怪這生人的思想，也奇怪他說話的急速，幾乎完全是機器一般的說法，好像在急速地背誦一篇名言似地。

「沒有，她從沒有來過。我甚至還不認得她哩。」

「沒有嗎？那真怪，我想——啊，我怎麼說好呢？請聽着，我想從你這兒知道一些哈伯爾的事體。」

「抱歉得很，我沒有什麼他的事可奉告。你不認得他嗎？這顯然你不是從這些地方來的。」

「以天爲誓，我知道他們，甚至知道得太詳細了。」他痛苦地，忿怒地，格格地冷笑。他握緊左拳好似一個大紅錘似地在桌上重重地捶了

一下。

「我知道他們！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像這些人害我那麼深。」

我驚奇地看着他。他那不停的眼睛，閃着一種內在的光輝，尖銳地盯着我。

我開始感到不僅不安全，而且受壓迫。

「我坦白地告訴你，我對哈伯爾的兒子。」

接着就是一陣怕人的沉默。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立即想起一些鄰人謠傳他的話。在什麼地方聽見過，他常在牢裏。當他在軍隊裏服務的時候，他的智慧使他得到一個副官的地位。可是軍隊的生活那麼地嚴肅，在第三年他便逃了。他回到家裏。警察不久就跟來了。他看見沒有別條路可逃，連衣裳也沒有脫就跳進德刺發河派了過去。無奈當時那軍官非常氣他，覺得他竟使他們這樣麻煩，便也跳進了河裏，漠然地揮手叫自己的同伴們也脫去衣服，說：「你們也跳下來！」於是，他終于被捉住了。他們又把他插進軍隊裏。這使他很感到不快，二等他在軍隊裏服務期滿之後，他便走到美國去了，但他並非如其他許多人一般爲貪婪金錢、財富的欲望所驅使，只不過爲了對於故鄉的厭惡使他到那裏去罷了。

當我現在面對着他的時候，這一切的過去，都如閃電似地閃過我的腦海。



「你是哈伯爾的兒子嗎？」我沒精打采慢慢地，從容地打破這使我痛苦而威脅的不愉快  
的沉寂。

「不錯，但我恥爲他的兒子。慚愧我的名字，慚愧我的父親。」  
他的眼睛在他那闊大的眉下好似電光般閃爍着。

「爲什麼呢？先生，我還沒有聽見令尊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  
「沒有？他是個惡鬼！我的不幸，他應該負責的。我在他的保護之下，他却把我丟在

牢裏。」

「令尊嗎？那是難以相信的。」

「因爲你不知道他。你已承認不認識他，那麼你又何能爲他辯解呢？」

「我並不是爲他辯解，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我却不以爲怪，因爲我知道他。」他從容地把前額的頭髮掠了過去。「如果現在我  
回家，恐怕我會殺他哩。」

我  
我想笑，但沒有笑成。

「你不相信嗎？無須你信，假如你不信還好些。」他又從容地說。「也許我不會真的  
殺他。但會放火燒他房子。使他全部財人滅亡。」

「你要三思而行。他畢竟是你的人。」

寂寞重壓了他；他紛紛地咬着嘴唇，好像大風暴雨前的天色般，充滿了憂鬱。

「你對。我或者會仔細想想；否則，我所做的，只有害我自己。我又會被投進牢裏。」

「你能了解這點最好。」

她似乎同意地點着頭，他靜靜地問：「但我到那裏去呢？我到那裏去呢——那裏？」

「你可停這裏什麼地方過夜。」

「那裏呢？」

「也許在旅館裏？旅館主人是個新教徒。」

「新教徒？」似乎這報告引起了些興趣似地。可是過了一會，他又不介意地，幾乎毫

不在意地搖着頭。

「那沒有什麼。又旅館主人是旅館主人——們都是金錢的飢渴者。」

「當然，任何旅館也不會拒絕金錢，假如你沒有，讓我奉獻一點給你吧。」

我心裏想：「用這方法最容易而且最愉快地脫離他。」

可是我想錯了，我的貢獻完全不為他所喜。

「謝謝你。我不是乞丐。」

「我知道。不過我很喜歡出於至誠幫助你，如果願意的話。」

……

又想了——會。

「確實，我很困難……不過第一次，我會還你。」

「謝謝，用不着還。」

「我不想那樣，我已告訴過你，我不是個乞丐。我可向你借，並且還你。」 又沉默地在想了。「也許我們會許久不見面。在那時我會告訴我的妹妹還你。」

「隨你所願。」

我們站了起來。

「對不起！我已打擾了你許久了。但我不知道到誰那裏去。我想在這裏，我很願意知道關於這些人的一些事。你說旅館主人是個新教徒，也許他知道得多些。或許他會告訴我。當然，如果他不是個奸徒的話。不過在近來，這世界上的人，你能夠，或者敢相信誰呢？」

在我拿着火照着他下樓的時候，喟然嘆了聲，對於他的激動覺這樣奇怪地相反，他進來的時候，幾乎使我發怒，他繼續而有禮地說了幾遍，原諒他這樣遲不合宜的時候來訪。

「不妨事。再會。」

二

快到中夏了，我從附近教區回家。在禮拜堂的下首穿過我的鄰舍盧某的院子。陡然，  
瞥一顆開着花的蘋果樹的樹枝下的草裏走出一個金黃色鬚鬚和長髮的青年的黑影。

我有些驚異地看看，那是個外國人。

「你不能得我了嗎？」

起初我確有點不安。隨即我又想起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看見過這對大藍眼，那髮着  
幾乎粉亂的鬚子。

「當然我認得你，我們已經許久不見了。」

「確實許久，我已經在流浪了。」

「現在你又回來了嗎？」

「像？」他兩眼都呈現得不安，甚至更忸怩，發射着一種燃燒着的怒火。「可是我沒  
有家呢！」但隨即又好像沒有說實話而立即感到羞愧似地，正如一個馴良的孩子覺得害羞  
般。沈默了一會以後，他靜靜地痛快地承認說：「不錯，我正在和這些下村的人住在一塊  
兒。可是——那是我的家嗎？那兒的人們是都恨我嗎？」

「也許你不過這樣想罷！」

「想嗎？請你自己去批評批評。我先告訴你關於我父親的一切——就是「父親」這名  
字——這人都還不配，除了他給我一個生命以外沒有旁的，就是這生命都是可咒咀的；而



且這人，前天踰了我的肚子，於是我便倒在地下了。」

「也許你觸犯了他。」

「我沒有。他回家喝酒。但我告訴你實話，這不過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看他喝酒，好多年前和前天。兩次他都非常厲害的反對我，使我感到他的憎惡。因為，他們說的，真理藏在酒中。他狂醉了，他表現出他對我的厭惡。」

「假如一個灰髮的人，變成了醉鬼，你能不覺失望嗎？」我默默地自己想，我心裏感到非常的沈重，但我大聲地問：「你做什麼事呢？」

「我能做什麼呢？我只好閉着嘴，默默地忍耐着。但相信我，在我的靈魂中潛伏着像火山一般，我只要一擊就可殺死這老傢伙。可是這對於我有什麼好處呢？我完全害自己而已。」

「當然。你能了解這點，我很歡喜，而且他是你的父親。」

「不，他不是我的父親了。」

他舉起他的大棍子，好像在打誰，並且把他打倒地下似地，我聽見他正咬牙切齒。

「但你的妹妹呢？」我試以一種柔和的調子，以緩和和他的怒忿。「她不是愛你嗎。」

「妹妹？她？她比誰都恨我。」

「可是前次你不是很感動地說到她嗎？」

「也許吧？在有些奇怪的時候，她對付一個人，沒有什麼理由地，可變成像小姑娘一樣地溫柔。但我今天告訴你實話：她是一隻貓，一隻雌老虎！她任意把我的心兒扯了出來。」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他就這樣完全排斥他們，把他們全都當仇敵看待嗎？」

「那真奇怪。」我想。

「知道我愛她，你想說。」他好像有誰截斷了他的話似地停了說話而沈於默想中。同時他以一種幻夢般的眼睛凝視着我，這空幻而無生氣的和相差這麼遠的變化，使我啞口無言。「也許我真的喜歡她。如果我死了，她或是唯一的悲悼我的人。我呢——也是，我也會悲悼她。」

「你看在這世界上他至少還有一個可愛的人呢！」

他用他的棍子敲着地板。

「在我的靈魂已經破碎了，他們把牠撕成碎片了，那對我又有什麼用呢？」

「你不會判斷得太苛刻一點嗎？親愛的先生。」

「太苛刻嗎？當他們宣告我——一個傻子時才苛刻哩！」

他兩手抱着頭。

「傻子呀！哈哈！」

「這可能的嗎？可憐的朋友！」

「不僅可能，親愛的先生，而且實在，的的確確，非常地真實……幾天前我在蜂場裏做工，我整理這裏那裏，到處打掃清潔移動或調換舊蜂房。當時發現從法庭來的一張紙。你以為上面寫些什麼呢？」

他沉默了，他那炯炯的目光望着我，我靜靜地等着他。

「那是傳老傢伙哈伯爾到法庭裏去傳票，由於一個哈伯爾阿羅伊斯宣佈為傻子——那就是我！」

他停了，好像爲這可怕的宣告和判決的重壓毀滅了他似地停了。他那寬闊而勇健的胸膛，急速地，充分地，鼓脹起來，響亮地喘了口氣，幾乎像害上極重的肺炎病的人一般，戛的一聲。

「你看，他們以暴力和手段逼我爲傻子呢。以後我還能愛他們而怨恨他們嗎？」

「不，不。他是你最親近的一個人，你一定不可，也不能。」

他悽慘地苦笑着。

「我知道；咒咀者，往往得咒咀之報應。我知道。我不管這些鄙俗而說話可恥的人。請注意，現在說到旅館主人，新教徒了，他幾乎是個可親的人。可是幾天前我聽見他說了一句污穢的英語，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懂得英語，或是在什麼地方學得那句穢言，連他自己

己也不懂那句話的意思。但我問你：我如何能和說那種話的人做朋友呢？」

「那使我很歡喜，哈伯爾先生，即此一點已使我尊重你。」  
他抗議地揮着手。

「那是無須乎的。而且也沒有理由。因為我也已經咒咀過了，可厭地咒咀了。在我的流浪中，多半是挨餓受凍的，於是我只好去求乞。那些人們，當我以上帝的名譽向他求助時，他們如何對我呢？起初他們都叫我倒下來，以後丟給我一點佈施，他丟給我如同丟給狗一般。在我的窮困和不幸中，我以感激之言，有禮地感謝他們的好心，可是在我心裏，我却是咒咀他們下地獄。我知道這是醜惡而卑下的。畢竟他們是從來沒有見過我的人，他們對我毫無恩情可言。可是這些住在下村的人……我到那裏去，該是最合理的呀？」

向天舉起強有力的拳頭，可怕地搖看。

「全能的上帝會打擊他們，如果真有上帝的話。同時他也會打碎我。我爲了什麼而生活和受苦呢？」

我心裏覺得畏縮起來：「這人瘋了嗎？」

「但你看，你剛剛又犯了罵天罵地的罪呢。」我試想安慰他。

「是的，但我現在不管了。我的靈魂已經完全破碎了，我在這世界上還想什麼呢？」

「請你自己安靜一點吧。」



「自己安靜嗎？我很喜歡，很喜歡，但如何安靜呢？」  
他兩手掩着眼睛。

「你現在想做什麼呢？你打算到那裏去呢？」

「那裏？誰知道？日暮的時候，鳥兒也知道飛到何處去，我却不知何所歸。我將在這世界上流浪，直到我倒斃在街上或牆後。」

我伸到口袋裏。

「我想給你一點旅費，如果你許可我的話。」

「不要拿錢。隨牠罷！我已經欠了你一個銀幣了，不要以為我已經忘記了。我還沒有忘記呢。請恕我！——不，把你的錢，放回袋裏罷。在我的靈魂已經完全破碎了時，金錢又何能助我呢？」

「我很願意給你，但如果你不要，就罷了。祝你壯健，我們再會時你將更愉快！」

「你已打算去了嗎？你很忙嗎？我可伴你到教區宿舍去嗎？」

「隨你。」

「你大概有好書吧？時間安靜的時候，讀讀也可以安慰我一點。在讀着的時候，可以忘記一切。」

「我去看看，我希望可以找到。」

## 靈魂破碎的人

我找到一本帶出門口去給他，他在那裏等着，坐在一張椅子上沉思着。

「謝謝你，我很喜歡書。」

「那很好！我也甚，現在正敲十二點，等一會兒，我請你吃一些小點心。」

「不，謝謝你！我以為在我的生命中，我吃得很少，並不算是我的不幸，與其說太少，甯可說太多。」

「你這樣想嗎？真難得！」

「聽其自然！那完全沒有什麼意思。假如我的靈魂病了，而且完全破碎了，就是吃得那麼多，那麼好，又有什麼用處呢？」

他站起來，急急地告別了。

在他仰着頭，似于青年，強壯，健康，茂盛，踏着大步穿過庭院時，我在他後面沈思着，凝視着他。然而——他是個可憐的傷心人，一個心兒受傷，靈魂破碎的人。……

在他相失在山谷的茅屋中時，我的心兒更沈重起來。

「你這可憐孤苦被擯棄的人，那兒是你的歸途呢？我們能在什麼地方，何處再會呢？……可是未來是無言的。」

## 飄泊者

羅馬尼亞 撒多維世尼作

有一座和市鎮附近的房屋隔離開來的屋子，他孤立于一座花園中央。——是給白粉刷過了的。甕的尖銳那房子是古舊的，有着又高又闊的洋台和大圓柱。——是給白粉刷過了的。甕的尖銳的屋頂上蒙着青苔；洋台前而朝南，有兩棵美麗的檸檬樹，投出了牠們的影子。

九月的某一天，屋主人撒維克·福拉第米爾和妻子安娜坐在洋台上。由於無數旅途的風霜和生活的不幸侵蝕了他們；他們倆都已蒼老了。老人披着一頭雪白頭髮，頭髮中央對分着，但頂上已經光禿了；他吸着一枝極長的煙筒，那對藍眼睛凝視着那伸展在落日下底平原。老夫人安娜從一隻藍裏遺着花球。他的身材很高，依舊很健康的樣子，而臉則稍為瘦弱一點，動作很柔和。在四十年前離開他們的滅亡了的波蘭，流遷在我們國裏。他們領了個養女，而且還有一個三十歲的兒子——一個獨身者，而且是個能幹的技師。他們在這老屋裏住了有三十年，終日忙于園中的工作。這三十年來，他們都度着悲苦而單調底生活，家中只有養女瑪格達和哪處在一塊兒。他們底兒子離去漫遊世界近十年了。

老福拉第米爾燃着鬍子，吹息了煙筒；午後的暖熱使他脫去他那藍色的外衣。老婦人在選着她底花朵，一陣陣戴着芳香或微風從花園裏，從滿結着果實底樹上，以及顏色鮮艷底花上吹過來。光綫穿過了那些多葉的檸檬樹，有些白色底小光片從那檸檬樹上透了下來。

來，在那如雨蛙般蒼綠的光滑底草上散舞着。抖戰着底樹葉兒，不時地將一陣和藹底沙聲送到和底洋台上面。

裏面一陣柔和底歌聲浮過了閉着底窗子。

突然一陣悶聲打破了日中的沉寂。那是什麼？原來是一輛車子。老人驚異了一下，放下煙筒，站了起來。老婦人將她那包着白頭巾底頭兒伸出在欄干外邊。一個醜陋底猶太人坐在車廂上。轉轆底車子漸漸兒走了近來，停在老屋門外，下來一個強壯而闊厚底青年，右手拿着一個大包，左手提着一隻盒子。

「羅曼！羅曼！」老人微弱地喊着。她想起了來的是誰，但微弱地倒回在她的花旁邊。

「那邊，那邊，老夫人，那是羅曼，」老人歡樂地叫着，衝下樓去。

「羅曼先生！」一種溫柔底聲音叫着，同時瑪格達利娜的漂亮底頭兒出現在窗口。羅曼放下皮包，投在他父親底懷裏。

「不錯，老夫人，這是羅曼！」撒維克、福加第米爾兩眼充溢着淚水，喃喃地念着。他擁抱着他底兒子，緊緊地壓在胸前。「不錯，老夫人，這是羅曼！」這就是他所能說底一切話了。

「媽媽，我十年來沒有見到你了，」那青年叫着。



老夫人也靜靜地坐着，她兒子緊緊地抱着她。老人則徘徊在左右，眼淚直流到鬍子

上，喃喃地念着，「是的，是的，老夫人，這是我們底羅曼！」

撒維克·羅曼伸直了他那健壯底身軀。掉轉頭來時，他看見一個藍眼睛，口。他驚訝得見不若木雞；那女郎看着他，狡猾地微笑着。

「哈哈！」老撒維克笑着，「怎麼？你們不認得了嗎？啊！該親親嘴；你

利娜的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呢。」

兩瓣奇，年彼此默默地走上前去，那女孩放低了眼臉，獻出她底臉頰，於是羅曼便輕輕地吻了她。

「我認得她了，她已長得這麼高大了。」

他母親柔和地笑着說：「你也是，羅曼，你也長得更大了，——而且更漂亮了。」

「自然，我們的羅曼是漂亮的，」老人說：「我們自己底羅曼，老夫人。」

媽媽又吻着她的兒子。羅曼在洋台上底一張椅子上坐下，老人坐在他旁，媽媽坐在她左邊；他們看着他，好像他要飽他們底眼福。

天漸漸「親愛的媽媽，親愛的媽媽，」他對老夫人說：「我許久沒有見到你了。」

最後他們都沉默了，大家互相熱情地望着，微笑着。檸檬樹的溫柔底沙聲打破了九月

天的熱氣和靜寂。

「你聽見了沒有，羅曼？」老人衝然地問。

「由華沙。」——「註一」他兒子舉起頭說。

老人轉大了眼睛，以後轉向安娜說：

「你聽見了沒有，老夫人，由華沙來的呢？」

老夫夫點着頭，奇怪地說：「從華沙來？」

「是的。」羅曼說：「我滿懷着痛苦，遊遍了波蘭，而且在我們的放逐弟兄之中，

遊遍了世界各部。」

他那強健的聲音深沈地悲鳴着。老人微笑着，親愛地看着他。但并不理解他。他們對

于國家底觀念早已在他們心裏消滅了。他們快樂地坐着，看着羅曼底藍眼睛，以及漂亮而

光滑底臉孔，和他那美麗而豐盛底頭髮。

青年又開始在談了。他底聲音漸漸地宏大起來，充滿了悲哀與痛苦，有力地叫着。世

上那裏他沒有到過？各處他都到過！到處都碰着被放逐底波蘭人，在陌生人中憔悴了，死

在遠離故土的他方！到處都是一樣的渴望，一樣的悲哀！皇君統治着他們底故鄉！壓迫底

叫聲衝破了沈寂底空氣，愛國的志士們都上了鎖鍊，或是踏上了西伯利亞的征途，成羣結

隊地逃出他們底故土！陌生者，像湖水似地湧到他們底地上來！

「羅曼！羅曼！」老夫人流着眼淚說：「你說得多美極呀！」

「第二」我們底羅曼覺得真美麗，老夫人，「撒維克。爾拉錫米爾悽然地說：「真美極了，可

只是他帶給我們底是不幸的消息。」

老人靈魂中的昔日底渴望，和痛苦底記憶又開始激動起來了。瑪格達利娜沮喪地站在

門口，戰慄地望着羅曼。

「突然兩個老人走進門來，一個是有着灰色底濃鬍子的，又其他一個則有照耀如銀的底長

髮。」

「啊！老撒維克喊着，「這裏來，帕爾茲維西，這裏來，魯真考斯基。我們底羅曼回

來了！他在這裏！」

「我們曉得了，」魯真考斯基嚴肅地說，「我們已經看見了他。」

「不錯，不錯，我們已經看見了他，」帕爾茲維西也含糊地說。

「他們倆走上前去，熱情地和羅曼握着手。」

「歡迎，歡迎！你好呀！你看，所有在這鎮上的波蘭人都在一塊兒了。」魯真考斯基

說。老夫人，「羅曼說：「請你們來，」

「什麼，只剩這幾個了嗎？」羅曼驚駭地問。

「其他的都過世了！」老撒維克悽涼地說。

「不錯，他們都過世了！」帕爾茲維爾撫着他那灰色的鬍鬚子也嘆口氣。  
他們大家靜默了一會。

「老夫人，」撒維克·福拉第米爾喊着，「去拿一瓶酒和一些吃的東西來；也許羅曼餓了。但是你在那裏？安娜那裏去了？」老人看着瑪格達利娜問。

「來用煩心；她已經去預備東西去了。」那女孩微笑着說。

「很好，很好。」老人以後轉向這位波蘭人說，「你們還不知道羅曼講得多好呢。

你們可以聽聽他。羅曼，你一定再講一講。」

「老夫人帶着酒和冷肉來了。他把肉放在他兒子面前，酒放在老人面前。他們又開始談了，但羅曼底聲音在那夏日底靜穆中悽涼地響着。他們開始喝酒祝羅曼的健康，拜祝他們同底各人底健康。」

「祝波蘭！」羅曼興奮地叫着，在桌上碰了一拳。接着又說：「你們知道那些被壓迫的人民如何地在開始怨恨和騷動了嗎？不久將會掀起一陣大風暴，這風暴將會衝倒了牢獄底牆壁，自由的呼聲將會響徹我們底各鄉呀！你們還不知道那兒兒的悲哀與痛苦嗎？那兒全是異族向支配與摧殘在蹂躪着我們！自從科修斯古 Kos Ciulka 註二死了後，我們的故國裏到處都是放逐和壓迫！」羅曼說到這裏，於是轉向老夫人喊着，「媽媽，你把那邊的盒子拿給我，那一定要唱些歌給你們聽。」

他說着這話，眼睛憂鬱起來，凝視着空地。老人看着他，非常地感動。他們底頭都低垂在胸前，默默無言。靜默統治着這古屋，花園裏和平得很；一輪火紅的落日戴着紅色底彩霞沉到綠林海裏去了。金黃色底光輝穿過古洋台，照耀着羅曼底頭髮。

母親將盒子拿給他。

「好，我和着我底琵琶唱些歌兒給你們聽罷，」那青年說。「我要唱出我底痛苦。」接着，他手按下底弦綫便好像睡夢初醒似地呢喃起來。羅曼向前彎着身子，開始彈起來了。老人靜靜地圍着他坐着。

悲涼底調子戰抖着穿過靜寂的古屋，調子的柔和悲哀好像一個人的悔恨的悲啼，調子含着痛苦的味兒深探地顫抖着；和音好像一種飛揚的候鳥啞咽着穿過落日底晴空。

老人底靈魂中好像發生一陣大風暴雨般的起了種過去的痛苦的騷動。這歌兒哀悼他們美麗的國土之滅亡。他們都好像在苦悶的夢中聽着一般地，爲了渴念他們的故鄉而流着傷心的眼淚。他們似乎看見科修斯古苦鬥得疲乏了全身都是血，手裏拿着一把刀在跪着。

完了波蘭！完了波蘭！到處都是毀滅；到處都是死亡，以及痛苦的呼聲；孩子們被迫而離了他們不幸的故鄉，憔悴地死亡在他鄉！異地！

調子充滿了痛苦，震蕩着透過落日底晴空。接着慢慢地，慢慢地，那和音好像痛苦得疲倦了似地遁了去，直到那最後的調子柔和地好像遠處的顫抖在死般的靜寂中，這歌聲才

完全終結了。

聽者都似乎變成了石頭。羅曼底頭兒靠着手，兩眼充溢着痛苦，轉向着火爐的落帽。他底下顫抖着，心裏充滿了痛苦的記憶。老人昏眩地坐着，彷彿受了傷底生物般地頭兒掛在胸前；老媽媽微微地哭着，歎息着，望着羅曼。在這青年轉向着門口時，他看見瑪格達利娜的碧眼裏含着兩顆晶瑩的淚珠；他在那深深的寂寞中凝視着瑪格達利娜的眼睛時，那最後的紅光已從林中消逝了。

〔註一〕波蘭的京城。

〔註二〕波蘭亡國時奮鬥的志士。

## 法 外 人

瑞典 拉格留夫作

一個農夫殺了一個僧人以後，他逃進山林裏去了。於是，他便變成一個被人懸賞通緝的罪犯。他在山林裏遇着另一個逃亡者——一個由最外的一個島上來的青島漁夫，他是被控爲盜竊魚網的。他們倆成了一對同伴，爲他們自己，在一個洞裏開闢了一個家，把他們的魚網裝置在一塊兒，一起煮食，一起做箭，彼此互相照應，這農人一向不能離開山林，不過漁夫的罪比較的不嚴重，所以不時地措了他們所獲的獵物溜到那鄉村邊界上最孤寂屋子裏去，換些牛奶、奶油、箭頭回來，一言以蔽之：就是賣他們的獵物——黑山雞，羽閃亮的雌赤松雞，可口的野兔，以及長耳兔等等。

他們所住的山洞，掘深到一面山邊上，門口以大石板和破碎的荊棘叢防禦着。在那山邊，高聳着一株大松樹，火爐的煙肉潛伏在離那盤捲着的樹根中。這樣，炊煙經過那高掛着的沈重的樹枝上升，便可看不見地在空中消失了。到他們的洞裏，要涉過那從山坡上湧出來溪澗。溪澗有一個搜索者會想在那潺潺的溪流中去搜他們的蹤跡的。起初，他們好像野獸般被追趕着，那裏的農民聯合起來搜查他們，好像是追迫一頭狼或一頭熊似地。弓手們圍住山邊，他們的矛刺逼了山谷與叢林。當那些搜索者喧嚷着，呼喊着走過那些山蓋的時候，這兩個罪犯在他們的幽暗的洞裏戰慄着，恐怖地喘着，提心弔胆地聽着。



那青年漁夫毫不彈動地躺了整天，可是那個兇手却耐不住了，於是他走到看得見他的敵人的外面去。他們發現了他，在他後面追他，他覺得與其在毫無能力的恐怖中靜躺着，却不如這樣好得多。他在他的追趕者面前跑着，跳過溪澗，滑下懸崖，爬上峭壁。在這危險的剎激下，他一切顯著的力量和技巧都喚起了他的活動力。他的身體變成了鋼，一樣有彈力，他的腳踏得定，手握得穩，他的眼睛，他的耳朵都加倍地銳利起來。他知道葉子的每種顫盪之聲的意義，他能了解每個顛倒的石頭的預告。

當他爬上了一面山崖的邊上時，他便停止來俯視他的追趕者，以擲掄的高歌來歡迎他們。當他們的矛在他頭上的空中嗡嗡作響的時候，他便按住那些矛，將牠投擲他們。當他在錯雜的矮樹叢中打開了他的路時，他心裏似乎有種東西唱着一種慶祝的狂歌。有一條小禿禿的山嶺經過那叢林，在他的頭上僅有一棵高聳的松樹。那紅棕色的樹幹是赤楊標的，在他那密長着樹枝的頂上有一個鷹巢在微風裏搖晃着。在另一天，當他的追趕者在下面的林坡上搜尋他的時候，他竟那末勇敢地爬上那鷹巢裏面，他坐在那裏，扭出鷹巢的頸項，那些搜尋者在他下面暴怒着，那些老鷹憤怒地在他左右飛叫着。牠們撲過他的臉，以噪擊他的眼。以有力的翼打他，在他那風吹雨打日晒的皮上抓着許多大傷痕。他笑着和他們交戰，在他那他的小刀去刺那些鷹的時候了，他在那飄搖着的巢裏站了起來。他忘了一切危險，只追求着戰鬥的快樂。當他再想起了他的敵人的時候，便掉轉頭去看他們，他們已經

在另一邊走遠了。沒有一個追攔者會想舉起頭來望那掛在雲中的捕捉物在他的生命上鈞一頭髮的時候，還在做着小學生的胡鬧的事情。可是當他發現自己已經安全了的時候，却自頂上至踵都抖起來。他用戰抖着的手握得一條支持的東西，從高處昏眩地俯視着他。那兒爬上的下面。他害怕跌，害怕鷹，害怕薄一被發現而歎息着。由於種種的恐怖，而至軟弱無力了。於是他從上面滑了下來，平躺在地下，爬過那些鬆動的石頭，一直爬到矮叢林裏。在那裏，他躲在雜亂的小松樹枝中，軟弱無助地倒在柔軟的鮮苔上。只要一個人便可虜獲他了。

漁夫的名字是托諾。他只有十六歲，然而強健而勇敢。他在林中住了整年了。

農人叫做柏格，他們叫他「巨人」。他很美，棕色的頭髮，溫柔的臉色，魁梧的身材，是他全州中最高最強的人。兩肩寬大，不過稍許有點柔弱。兩手的樣子很優雅，好像從不知道做苦工似地。他在林裏住了些時以後，他的視力驚人的銳利起來。他那被前額上肥大的肌肉壓得擠縮着的濃眉下的眼光，漸漸變得犀利刺人了。他的嘴唇比從前更穩定的安置在那裏，他的臉孔也比較憔悴了，兩鬢深深地陷了下去，他那著名強壯的頰骨明顯地凸了出來。他身上的那一切柔和的曲線都消失了，不過他的肌肉漸漸地長得鋼一般的強了。他的頭髮很迅速地轉成了灰色。

托諾托諾從沒有見過那麼宏壯，那麼有力的人。他覺得他的同伴和山林一樣高，和怒濤一

樣強。他謙虛地服侍他好像服侍一個主人，他尊敬他，好像尊敬一個神明。托議儀養獵手去擄獵物回家，汲水，燒火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巨人相繼接受他種種侍奉，可是很少對這孩子說過一句交誼的話。他輕視他和一個音調的賊一樣。

這兩個漁夫不以劫掠為生，他們靠漁獵支持自己。柏格並沒有殺一個聖人，那些聖人不久也就厭倦了追緝他，於是讓他們住在山中。不過假若他殺了一個上帝的僕人而不受處罰，他們恐怕他們的鄉村要遭到災難，那他們是一定還想捉拿他的。

當這些獵獵物下山去的時候，他們允許他，如果他領他們到巨人洞裏去，他們可以在他睡着的時候捉到他，則他們會饒他，并救他，已的罪。但這孩子拒絕了他們，假如他們跟着他，他便引他們走錯路，直到他們放棄了這路才走回來。

有一次柏格問他是不是農人們常常稱他背叛他。當他知道了那些農民對他所允許的報酬時，他便發瘋地并謊一接受這種贈品是呆人。扭扭着着他，他眼裏有種東西柏格從沒有見過的。他青年時候所愛過的美女從沒有一個像那樣的看過他，就是他自己的妻兒子女，他也沒有見過對他有過這種感情。「你是我的神，是我自願選來管理我的」。這就是他眼睛說的話。「你可以鄙視我，或是打我，假如你願意；可是我卻依然一樣地忠實對你」。

此後柏格更注意這孩子了，他覺得他是勇於行而怯於言的。死對於他似乎沒有什麼可

怕。在春天的時候，他會謹慎地在新結冰的，不堅實的山地上選擇他的路。他似乎很喜歡冒險。因為他不再出去遇海洋的狂濤了，這實給予他一些感覺。林中的黑夜會使他戰抖，就是在白天，一個叢林的幽暗，或是一個更深的影子不都能恐嚇他。當柏格爾及這些事時，他不安地一聲不響。

托蒂在洞後火爐旁的床上睡不着，每夜當柏格爾熟睡的時候，這孩子便溜到門口去，睡在一塊大石頭上。柏格爾發現他這舉，雖然他猜出了這原因，他也還去問這孩子。托蒂却不答他，爲了避更遠的追問，他進去床上睡了兩晚，以後再回門去睡。

有一晚，當樹梢頭暴雪狂下的時候，就是叢林的中間，堆滿了一堆堆的雪，一片片的雪花捲進了法外人的洞裏。托蒂睡在門口，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裹在雪窩裏。二三天以後他硬病了，一呼吸就覺得肺部尖銳的刺痛。他盡他的能力所能支持地忍着痛，可是有一晚，當他俯下身來吹火的時候，他竟倒在地下不能起來。柏格爾走到他面前叫他到暖床上去睡。托蒂痛苦地呻吟着，不能動彈。柏格爾把手放在他身上，把他抱到床上去。當他抱着他的時候，他覺得好像碰着一條冷濕的蛇似地。他把手放在嘴裏嘗了一嘗，好像吃了不潔的馬肉般，因此他便不願再去碰這苦痛的賊子了。柏格爾他自己的溫暖的熊皮氈給這孩子蓋，拿水給他喝。這就是他所做的二件事了。不過他的病并不危險，他不久就恢復原狀。柏格爾不過做了幾天他的同伴的工作，和照應他，他們似乎更接近了。托蒂反對柏格爾說話了，

在他們坐在火邊圍着箭的時候。

「你是從野人中出身的，柏格」托諾有一晚說。「你的親戚是山谷中最富的農民。那些有着你的名字的人們都服侍皇帝，並且為他們的城堡作戰。」

「他們更常和叛徒作戰，而且損害皇帝的財產」。柏格答。

「你的先祖們在那蘇聖誕的時候，設大宴會，你在家的時候也設宴。幾百個男女都可以在你家裏的大廳上找到座位，你那大廳是在聖·奧羅夫到這裏來往維根去受洗之前造的。那裏有着大銀壺和大酒杯，裝滿着蜜酒，在你的棹上輪流地掛着。」

柏格又看着這孩子。他用手捧着頭坐在床沿上，把那垂在眼上的濃密的亂髮撥了過去。

他那病後新復原的臉又蒼白起來。兩眼依然熱烈地閃爍着，他對自己笑着由於他的幻想回憶起來的圖畫，——大客廳，銀壺，穿着華麗的客人，以及巨人柏格在這榮耀的地位做着主人的圖畫。這農人知道就是在他光榮的日子也沒有人像這孩子現在一樣以那麼閃爍的羨慕的眼光，那麼熱誠的尊敬的眼光看過他，在他穿着短皮衣，坐在火爐旁的時候。他感動了，可是他却不喜歡，這普通的賊子沒有權來羨慕他。

「你家裏沒有宴會嗎？」他問。

托諾笑着說：「在那岩石的外面，可就是我父母的住所。我父親已切破船者，母親是女巫。當風暴的時候，她便騎着海豹出去接大船，那些從破船上衝下水的人就為她所有

「他把他們拿來做什麼？」柏格問。

「啊，一個女巫是常常需要死尸的。她救治他們，或是吃掉他們。在月明之夜，她便坐在最猛烈的浪濤邊搜索浸死的小孩的眼睛和手指。」

「那是很可怕的。」柏格說。

那孩子很從容自信地說：「這在別人是可怕的，可是對於一個女巫卻沒有什麼可怕。她不能不這樣做。」

長髮這隻柏格的人生完全是種新看法。

「那麼賊子就是偷，女巫就施魔術嗎？」他嚴厲地問。

「啊，不錯，」那孩子答，「人人都得盡他的天職。」但是有種羞怯的狡笑捲着他的嘴唇，他又說：

「也有些賊從沒有偷過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柏格問。

那孩子依然神秘地微笑着，好像很喜歡給他的同伴一個謎似地。「有些鳥兒不飛，也有些賊兒不偷。」他說。

柏格裝做愚笨的樣子，以便騙出後者的意思：「從沒有偷過的人，怎麼能叫他賊呢？」

他問。

小孩緊緊地閉着嘴脣，彷彿要收回他的話似地。「不過，假如一個人有了一個盜竊的父親，——過了一會他說。

「一個人可以繼承房子與錢財，可是賊名只能給與應受的人」。

托諦溫柔地笑着。「然爾，當一個人有了一個母親，——這母親到來哭叫，要求這人自己去承受父親的罪，——那麼這人便可嘲弄絞殺者，而跑到山林中去。一個人可能爲了一張他從沒見過的魚網而做一個法外人！」

柏格大怒地在石棹上拋了一拳。這裏，這個健而美的孩子爲了他人犧牲了一生。無論他是愛情，財富，以及同儕的敬意都永遠不再爲他所有了。這點吝嗇的衣食供給，便是他生活中僅餘的一切了。因爲他愚笨，使柏格輕視這無辜的人。他嚴厲地罵他，可是托諦並沒有比一個病孩子害怕熱心的母親的責備更怕着他。

在一座廣闊的林山上有了一口黑沼湖。這湖是方形的，牠的邊是直綫形的，牠的角好像人工造的一樣尖。三面峭壁直立，堅硬的山松纏着峭壁上，石上，牠的根好似手臂一樣粗。在那湖面上有些衝脫了的蘆草，牠那赤裸裸的根捲曲着，盤繞着，好像無數想逃出泥濘的蛇似地伸出在水面上，可是在牠們掙扎後又倒回石頭裏去了。或許更像一大堆那湖所要拋開的浸黑了的骨架吧？那些手臂腳腿非常捲曲的盤繞着，那些長手指深深地握住岩



石，那些強大的肋骨形成高舉的古樹。可是那些松樹靠以攀援支持自己的堅硬的鐵臂，指不時地放鬆了牠們的緊握，以後強烈的北風便會把這些樹枝從牠的背脊上遠遠地投到湖裏去。牠們便躺在那裏，牠的冠冕將深深地伏在泥濘的水裏。那些魚兒便可從牠的樹枝中找到很好的藏身所，那些樹根便好像一種討厭的怪物的手臂似地伸出在水面上，使那小湖現出一種猙獰的面目。

有一條飛濺着泡沫的小溪從山上奔流到這小湖的第四條邊上；在牠還沒有找到出路之前，回旋盤繞在漂石和土坵之間；形成一羣小島，這些小島有的不堪以立足，有的則有二十株樹，生在牠們的背上。

這裏，這些石頭並沒有高到足以遮斷陽光，那些稀疏的葉子樹，可以滋長。這裏長滿了柔弱的，青灰色的赤楊，和葉子光滑的白楊。在這裏，樺樹好像時時到處都有機會遮蔽那些常綠樹似地，同時還有山白楊、老灌木，使這地方點綴得美麗而芬芳的樣子。

到這湖的進口處，是人頭高般的矮叢林，陽光穿過那裏倒映在水面上，好像倒在其樹林裏的青苔上一樣蒼綠。在蘆葦叢中有些小空隙，水連在那小小的圓池裏睡着。那些高灌木以一種柔和的尊嚴俯視着那有靈感的美，他們好像太陽收回牠的光綫一樣，迅速地把它們的白葉與黃心緊閉在牠們的皮外衣裏。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這兩個法外人到這小池中的一個去釣魚。他們涉過蘆葦，走到兩

塊高石上，給那正睡在水下的閃光的青色大梭魚拋下他們的釣餌。這些現在完全生活在山林中的人們，好像植物或野獸般完全在自然力控制之下。當陽光照耀的時候，他們便心花怒放起來，可是黑夜一來，他們便沉默起來。夜，對於他們似乎是那麼有力地奪去了他們的力量。現在那穿過蘆葦的青光，從水上可出一片片金色、棕色、深綠色的光線，使牠們成爲魔術的樣子一般的光滑。他們完全和外界隔絕了。蘆葦在微風裏輕輕飄着，絲帶似的長葉在輕敲着，微小的植物颯颯地響着。他們穿着灰色的皮衣，坐在灰色的石上，使那皮子的色調溶化在石頭的陰影裏。他們各人都覺得對面坐着的同伴完全像一座石象。他們看見一條大魚在蘆葦中游着，閃射着虹霓的各種顏色。當他們拋出線的時候，他們看着浪環在蘆葦中漸漸地擴大起來，他們覺得這漸漸地擴大的動作，似乎不單是他們所造成的。一條半魚半人的水妖在水底下熟睡着，波浪緊緊地纏着他的身體，他們從沒有見過她。那擾亂水面的是她的呼吸。可是在他們看來，她躺在那裏，事實上似乎沒有什麼希奇。過了一會，當她消逝了的時候，他們不知道她的出現是不是一種幻影。

那青光好像一種輕微的醅醉穿過他們的眼睛，一直穿到他們的腦海裏。他們看見幻影在蘆葦中，這些幻影就是他們彼此都不能告訴的。他們在那裏並沒有釣到多少魚。這天完全沈溺於幻象和夢裏。

蘆葦叢裏傳來一陣槳聲，他們從夢裏驚醒過來。一會兒，他們便看見一條用樹幹砍成

的小舟，用一種並沒有比行杖大多少的槳划着。這槳是在一個柔遠的少女手裏。她有條條黑色的長髮辮，和一對大黑眼；不過她的臉色蒼白的——是種蒼白，不是灰黑，而且微微地染些水紅。她兩頰的顏色並沒有比臉上其他部分深；她的嘴唇僅僅略紅一點。她穿着一件白竹布的短外衣，一條有一顆金鈕子的皮帶，和一條鑲着大紅邊的青裙。她正在這兩個法人近前划過，沒有看見他們。他們非常沈靜地坐着，與其說怕被她發現，毋寧說希望着她安靜如常。她過去了以後，這兩尊石象又變成了人微笑着說：

「她像水蓮一樣白」，他們一個說。「她的眼睛像下面有着松樹根的水面一樣黑。」她們倆那麼地高興，覺得很想大笑，想真正地大笑，因為他們到這池裏來還沒有笑過，一種會使石壁響應，使松樹根震脫的大笑。

「你以為漂亮嗎？」巨人問。

「我不知道，她過得那麼快。也許漂亮罷。」

「你大概不敢看吧，你以為她是水妖嗎。」

他們又覺得怪想笑了。

托羅在小孩時候看過一次浸死的人，在白天，他在海灘上發現那死尸，當時他並不覺得害怕，可是晚上却做了很可怕的夢。他似乎看見一個大海洋，海裏每個浪濤都拋一個死屍在他脚下。他看見所有的岩石，所有的島嶼都蓋滿了浸死的屍體；那些浸死的，為海洋

所有的屍體。可是那些屍體會行動，會說話，且以他們僵硬的白指恐嚇他。

「現在又是一樣，他在蘆葦中看見的姑娘又出現在他的夢裏。他又在那沼湖裏遇着她，那兒的光比蘆葦中的還要綠。在那裏有充分的時間來看她。她是美麗的。他夢着，他坐在湖裏的一棵大松樹搖上搖下，時而浮在水面上，時而沉在水底下。以後他又看見她在一個最小的島上，站在一棵紅山楊樹下向他歡笑。最後，他竟夢着她吻他了。可是，以後天明，他聽見柏格起床，但他却故意閉着眼睛，以便繼續他的好夢。在他醒來時，由于晚上所見的東西，使他昏眩迷亂。他對於那姑娘的想念，比他前一天所做的事體還要多。將近晚時，他竟問柏格知道她的名字。

柏格嚴厲地看着他。「你可以立即知道她的名字。」他說。「她叫做尤恩。我們是親戚。」以後托諦知道，柏格在山林裏過着野獵的生活，就是爲了那蒼白的姑娘的緣故。他試去搜索他所聽見的關於她的記憶。

尤恩是個自由農的女兒。她的母親死了，她管理她父親的家庭，這是很合于她的脾胃。因爲她生性好獨立，從不把自己送給一個丈夫。尤恩和柏格是表姊妹，過去人們謠傳柏格很喜歡和尤恩以及她的女僕坐在一塊，却大不喜歡在自己家裏做工。在一次耶穌聖誕，柏格的大廳裏開設着大宴會，他的妻從丹麥請來一個僧人，他希望他指示柏格親視她是多麼錯誤的。柏格和其他的人都圍着僧人的外貌而對談他。他很肥大，全身都是白的，面

看光頭的髮圈、濕潤的臉上的眉毛、皮膚的顏色、一雙手、外衣、一切都是白的。許多人  
都覺得難看。

可是那僧人却毫無畏懼，他相信如果有許多人聽他，他的話會更有價值。于是他在所有客人的席間站起來說：「人們叫杜鵑是鳥類中最卑賤的，就是因為牠在別的巢裏養育他的幼兒。可是這裏也坐一個人，他不顧他的家庭與兒女，只是和一個怪女人尋歡，這人我說他是人類中最卑賤的。」尤恩從她的席上站起來。「柏格，他是說你和我，」她叫着。「我從沒有這樣受辱過，只是我的父親沒有在這裏保護我。」說着便起來走了，可是柏格急急地跟着她。「留在你的席上，」她說。我希望從此不再見你。」他在走廊上攔住她，問她他應怎樣做，才和他留在一起。她答他的時候，兩眼閃爍着，說他自己知道最好應怎樣做。以後柏格又走回廳裏，把那僧人殺了。

柏格，托蒂想了一會同樣的意思，以後柏格又說：「當那僧人倒了以後，你可以看見她，我的妻，把小孩拉到身邊，咒咀她。并使小孩的臉向着她，這樣他們可以常常記得，他們的父親就是爲了這女人犯了殺人罪。但是尤恩，那些人們可以看見她那麼沉默，那麼美麗地站在那裏抖着。她感激我做了這事，并叫我立即逃到山林裏去。她叫我切不可做強盜，只爲公正的理由才可使用我的刀」。

「你的行爲提高了她，」托蒂說。

柏格又覺得這孩子前次使他驚異的事情，現在又一樣使他驚異了。托蒂是個邪教徒，或許比那教徒還要壞；他從不責備錯誤的事。他似乎不知道什麼責任的觀念。或者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知道上帝的名，耶穌的名，可是只不過知道名字而已，正如一個人知道各民族的神的名一樣。斯克棧島的鬼就是他的神。他的母親曉得魔術，教過他相信死鬼靈。那麼柏格所幹事簡直和自己打繩縛自己的頸一樣愚笨。他使那無知的孩子睜開眼來看看上帝，一切公正的主宰的力量，——他是錯誤的報復者，他判罪人永遠受地獄的痛苦。并且教他愛耶穌基督，和他的母親瑪利亞，以及所有坐在上帝的寶座前祈求上帝赦免罪人的罪過的善男信女。他告訴他所有人類都知如何去減輕上帝的忿怒。他告訴他香客們到「聖地」去進香的一大串故事；他又告訴他那些在懺悔中鞭撻自己的人們，以及逃出人間一切快樂的誠心僧人。

他對他說得愈多，那孩子的臉色愈加蒼白，他睜大了眼睛，更嚴厲地注意着那些幻象。柏格停住不說了，可是他自己的思潮把他帶去了。黑夜來臨了，在那黑夜的暗林裏，貓頭鷹的尖叫幽靈似地穿過那兒的靜夜。上帝是那麼地臨近他們，他那寶座的光輝使星兒失色，復仇的天使已經降臨到山頂上了。他們底下的地獄之火焰已經震動了世界外部的曲綫，而且貪婪地舐着那種爲罪惡與災難所迫者的最後的避難所。

秋天來了，帶着大風暴來了。當柏格在寒裏縫補衣服的時候，托蒂便一個人出去看守他們所設下的誘網與陷阱，那小孩上林頂的小路上，沿路種是落葉在狂風裏旋舞。他再三

再四地覺得有人在後面跟着他。他翻過頭來看了好幾次，當他看見只有風和葉子以後，又繼續向前走着。他揮着拳頭恐嚇那些沙沙作響的風，繼續向前走着。可是他並沒有使他的幻象之聲肅靜。起初是小女孩的小脚的舞聲，接着就是一條大蛇的聲在他後面移動起來。除了蛇之外又來一頭狼——一頭灰色的，高高的生物，等着那毒蛇咬他的腳時，她便撲到他背上去。托諦加快了脚步，可是那些幻象也和他一樣快。當那些幻象似乎在他後面只差兩步了準備跳起來的時候，他翻了過來。那裏照他平時所知道的一樣並沒有什麼東西。他坐在一塊石上休息。枯葉在他腳下舞着。山林中所有的樹葉都有在那裏，小小的黃色樺樹葉，染紅的山白楊葉，灰黑的枯榆樹葉，閃亮的紅白楊葉，以及青黃的楊柳條，枯萎的，縐縮的，破碎的，有疤痕的，各種都有，牠們僅有些兒像幾月前從嫩枝上開的柔弱的纖細的綠色嫩芽。



「你們是罪人，」那孩子說。「我們全是罪人。在上帝眼中沒有什麼東西是純潔的。你們已經在他的忿怒的火燄中燬滅了。」

以後他又起來繼續前行，雖然他路上周圍忽然恬靜，然而他腳下的山林却像打在風暴的海中一樣搖蕩。他聽見有種東西是他從沒有聽見過的。林中充溢着各種聲音。有時好像輕輕的私語，有時又像柔美的歎息，有時又像高聲的恐嚇，或是暴驟的咒罵。一時大笑，一時歎息，好像有幾百種聲音似地。那種恐嚇他刺激他的，那種呼嘯而吁吁的不知道的東西，這似乎存在而并不存在的東西，幾乎使他發狂了。他在死般的恐怖中戰慄着，好像那天輪在洞裏的地板上，聽着他的追緝者憤怒地搜索他穿過山林的時候一樣地戰慄着。他似乎又聽見樹枝的破碎聲，和人們的沉重的脚步声，他們的武器的鏗鏘聲，以及瘋狂的喝血的叫喊聲。

在他周圍怒吼的不僅是大風暴。還有旁的東西，一種更可怕的東西，那兒有他所不懂的聲音，好像奇怪的語言的聲音。他聽見一種比怒號着吹過船具的大風暴還要大的風暴。但他從沒有聽見過在那麼多絃的琴上奏着的風。每顆樹都有他自己的聲音，每個山谷都有別的歌聲。從石壁上回響着她自己的高叫聲。他知道這一切的調子，不過在這些聲音裏面，還有些更奇怪的聲音。這就是那些在他的腦海裏喚起一種風暴的聲音。

當他一個人在林中的暗處時，他常常要害怕的。他喜歡渺茫的大海和赤裸的山岩。這

裏呢，鬼怪與精靈，却潛伏在樹木的陰影裏。

突然，他知道誰在這風暴中對他說話。這是上帝，偉大的報復者，一切公正的主宰。爲了他的同伴，上帝追尋他。上帝要求他來絕那個僧人的殺害者去替他報仇。

托蒂開始在暴風中高聲地說話了。他告訴上帝他想做的事，不過他不能做。他想和「巨人」說，要求他和上帝調和。可是他不知道怎樣說好，困難縛住他的舌頭。「當我知道世界爲公正的上帝所支配以後，」他喊，「我便知道他是不可數的人。我整夜都爲我的朋友哭泣。我知道不論他躲在那裏，上帝都會找到他。但他不能對他說，爲了我對他的愛，使我找不出話來。不要想我會對他說話，不要想海會升騰得像山一樣高。」

他又沈默了，他知道在這風暴的深沈的聲中上帝的聲也停息了。突然風息了，太陽出來了，彷彿有陣槳聲，和那蘆葦的柔和的沙聲，這些柔和的聲調使他想起奇恩。

風暴又起了，他聽見背後有腳步聲，和一種透不過氣的喘息。這下他不敢掉過頭來了，因爲他知道那是白僧人。他是從柏格的大廳裏來的，全身是血，前額有個斧頭砍開的傷口。同時他輕輕地說：「叛他吧。放棄他，這樣你可以救到他的靈魂。」

托蒂開始跑了。他心裏的一切恐怖都漸漸地大起來，他企圖逃脫牠們。可是當他跑的時候，他聽見後面有種深沈而有力的聲音，他知道這是上帝的聲音。這是上帝自己追他。要求他棄絕那個兇手。他覺得柏格的罪似乎比從前更可怕起來。一個沒有武器的人被他殺

了。一個上帝的僕人被用鋼器殺了。然而這個兇手却仍然活着，他敢享受陽光，和地上的果實。托德逡巡着，握緊拳頭，恐怖地尖叫了一聲。以後便好像瘋子般跑出山林，——恐怖的領土，走下山谷去了。

當托德走進洞時，那個法外人坐在石椅上，縫紉着。爐火只發出一種蒼白色的光，他的工作似乎進行得不大如意。那孩子心裏起了一陣憐憫。這宏壯的「巨人」彷彿忽然那麼可憐，不幸起來。

「什麼事？」柏格問。「你病了麼？你受了嚇嗎？」

以後，托德第一次說出他的恐怖。「山林裏那麼地奇怪。我聽見精靈的聲音，而且看見了鬼怪。我又看見白靈人。」

「孩子！」

「自山坡到山頂他們一路都向我歌唱。我逃脫他們，可是他們也仍然跟我跑着唱，我竟不能使那些精靈退避麼？我犯了他們什麼？另外還有些人們，他們更需要這精靈出現于他們面前呢。」

「你今晚瘋子嗎？托德。」

托德說着，他不知自己在說些什麼話。他的怯懦忽然離了他。說話似乎從他口裏溢了出來。「他們是白人，好像死尸一樣蒼白。他們的衣服都染着血。他們把頭巾拉下到額

上，但是我們仍可看見傷口在那兒閃爍着。斧頭砍的，張着口的，紅色大傷口。」

「托諦，」「巨人」臉色慘白，很嚴肅地說，「只有聖人知道你爲什麼看見斧頭砍的傷口。我殺死那個人，用的是小刀。」

托諦站在柏格面前抖着，扭着手。「他們向我要求你。他們強迫我賣你。」

「誰？人嗎？」

「是的，不錯，僧人。他們向我現出幻象。他們向我現出尤恩。他們向我現出渺茫的，陽光照耀的大海。他們向我現出漁夫們的帳幕，那裏有舞蹈和快樂。我閉着眼睛，但我仍然看見牠們一切。『離開我吧，』我對他們說。『我的朋友犯了殺人罪，但他并不是壞人。任由我自己吧，我會對他說，他可以悔過贖罪。他會看見他所做的錯誤，他會到（聖墓）去進香。』」

「那些僧人怎麼說呢？」柏格問。「他們不肯寬恕我，他們要使我受極度的痛苦，要我受火刑。」

「『我要賣我最好的朋友嗎？』我問他們。他是我在世間的一切。他把我從熊口裏救了出來，當牠的爪已經抓住我的喉嚨的時候。我們一同忍受飢寒。我病着的時候，他把他自己的衣服給我蓋。我給他拿柴拿水，他睡覺時，我看守他，他的仇人來搜索時，我把他引開去。爲什麼他們以爲我是賣朋友的人呢？我的朋友會自己到牧師那裏去，去向他自

白，那麼我們不是就可得到赦免了嗎？」

柏格嚴厲地聽着，他的銳利的眼光在托諾的臉上搜索着。「你自己到牧師那裏去，去告訴他真實的事體。你一定要回到人類中去。」

「假如我一個人去有什麼用呢？那些死精靈跟隨我是爲了你的罪過。你沒有看見我在你面前發抖嗎？你自己背叛了上帝。還有什麼罪像你的呢？你爲什麼告訴我公正的上帝呢？迫我賣你的是你自己。把你的罪過分給我吧。你自己到牧師那裏去罷。」他跪倒在柏格面前。

那兇手把手放在他頭上，看着他。并以他的同伴的恐怖去測量他自己的罪過，那罪惡漸漸地變成了可怕的怪型。他看見自己在和統治世界的「意旨」反抗。懺悔進了他的心。

「我所犯的罪過，已經遭受了災難。」他說。「這種不幸的生活，我們在這恐怖中，在這剝奪中過的這種生活還不夠補償麼？我不是已經喪失了家庭與幸福麼？我不是失却了朋友，以及人生的一切快樂麼？還要什麼呢？」

當托諾聽見他這麼說時，他非常恐怖地跳起來。「你懺悔了！」他喊。「我的話打動了你的心的嗎？啊，來，馬上就來。來，現在還是時候，讓我們去罷！」

柏格也跳起來。「你——去——？」

「是的，是的，是的，我已經賣了你。但快來，現在你能懺悔了。那麼我們一定要逃。我們一定要逃。」

那兇手俯下身來，拿那放在他腳下的，他祖先們的戰斧。「賊頭的兒子。」他輕蔑地說。「我信託你，——我愛你。」

不過當托希看見他俯下身拿斧頭時，他知道現在是他自己的生命遭到危險了。他從自己的帶子上拉出自己的斧頭來，在柏格邊沒有起來的時候，便砍過去。在他的濃密的亂髮裏托希看見了斧頭砍的，張着口的，紅色的大傷口。

接着，農人們衝進了山洞。他們都贊美他的行為。并且告訴他，他可以得完全的赦免了。

托希俯視着他的手，好像在那兒看見了那鑲鏈，那強迫他去殺他所愛的人的鑲鏈，好像是Hearth 狠的鍊子，這些鍊子是空虛織出來的。是蘆葦中的青光，山林裏舞着的陰影，風暴的歌兒、葉子的沙聲，夢裏的魔術的幻象等組織出來的。于是他大聲地說「上帝是偉大的。」

他伏在死者的身旁，眼淚模糊地對他說，要求他醒來。那些村民用他們的矛做了張拍架，把那自由農的屍體放在上面抬回他家裏去。這死人在他們的靈魂裏起了敬畏，他們在他面前放低了聲音。當他們把他昇在屍架上時，托希站了起來，把那垂在眼上的頭髮搖

## 靈魂破碎的人

四四

了過去，聲音顫抖地說：

「告訴尤恩，巨人柏格爲了地成了個謀殺者，漁夫托蒂——他的父親是剝破船者，母親是個女巫——告訴她，托蒂之殺柏格，就是因爲柏格告訴他公理是世間的墓石。」



## 黑 影

匈牙利 比羅作

臂挽着臂，導演領着他穿過舞台，走到那站在最遠的角上的格爾次。伊利莎伯那邊。

「伊利莎伯，讓我來給你介紹福爾加克斯……」

藝術家帶着溫柔的微笑伸出了手，福爾加克斯很不安地鞠了個躬。

在未分別前，導演向他耳邊輕輕地說「恭維她吧，因為一切都要靠她呢。」福爾加克斯找不出什麼來對這位大藝術家說，這藝術家覺得他的倉皇失措很有味。

「你一向在那兒任事？」她問。

「在一些小城市裏的旅行公司」作曲家答。

「呵！——好，那以後可大不同了。你會被請到布達佩斯、維也納、巴黎、柏林——各處去。」

「全靠你」福爾加克斯興奮地重說了一遍導演的話。她嚴肅起來了。

「我盡我的能力去唱。我對於我的藝術常常是盡力的，同時你使我的事更容易，因為你的音樂確實很美。」

福爾加克斯不能再控制他的感情了。

「我從沒夢想到我的作品會演奏的。當我把我的曲本送給導演時，我以為一定會退

回。」

他們靜默了一會，以後她又說：

「貴庚多少？」

「二十七。」

她的笑容漸漸地消失了，現出一種痛苦的表情。

「好了，那麼……請恕我……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去做。……不要忘了參加我們的演習……」

福爾加克斯離開了；他覺得很快樂。而且他沒有忘記參加演習，他們當中每個人都到了。他覺得去聽自己的音樂，結識新朋友，在他將要成名的第一次快樂空氣中飲酒是一件很快樂的事。他對伊利莎伯的感激是無限的。他斷定她一定會使他成功。遇到任何新的困難她都鼓勵他。……給他介紹音樂界和一般藝術界的著名人物，而且特別熱誠讚美他那首「革命家」的曲子。

福爾加克斯更深切地感激伊利莎伯了，她，一個自彼得堡到倫敦都受人頌揚的歌女。他心裏充滿着感謝與情感；他覺得被人奉承了，因為所有大作曲家都尊敬的一個歌女，對於他的作曲，有了這樣深的興趣。

每次演習完畢，他都恭敬地吻她的手，實在說，他感動了。有一次他似乎有點沮喪，

她試去鼓勵他，而且柔和地撫他的頭髮。

幾分鐘後，他和新聞記者浩恩一同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的好友福爾加克斯，」後者熱心地說，「你要注意了。」

「爲什麼？」

「伊利莎伯媽媽會使你落到她的網裏去。……你還年輕，且沒經驗。你正是她所喜愛的。對你這樣的人，伊利莎伯仍是危險的。現在，現在，你無須解釋。……我已看見了她撫你的頭髮。……小心點兒，否則人家會拿你做笑柄。」

福爾加克斯昏昏迷迷的。他實在不大懂浩恩的「伊利莎伯媽媽」……「伊利莎伯婆婆」……是誰。他的心靈深處覺得震駭而且痛苦。伊利莎伯對他已成爲至上的理想……非常完美的女性。他口裏喃喃地說着表示心意的話。

「你覺得驚異嗎？」浩恩問。「啊，我知道你多麼地感謝她——她也——在值得你感謝。不過——我的天，對於男人她是個老太婆了，……然而她的老年却不能使她安靜。她的熱血逼她陷害男人……僅是孩子……」

福爾加克斯啞口無言了。

「她幾歲？」他痛苦地問。

「幾歲？哼……二十年前她已是有名的藝術家了。所以她至少也有四十八或五十

了。」

他們別了，福爾加克斯昏眩地摸索着回去。他突然想起，他只在黑暗的舞台上看過女人。她常常那樣謹慎着不使他們在別處相遇。他只得她那華麗的強健的曲線和柔弱的體態。他從未想到她容貌，和年紀。他覺得她是完善的，他剛才所聽的關於她的話殘酷地刺着他。

第二天，當福爾加克斯對她說話時，胆怯地避開她的視線。他們站在舞台上最暗的角落裏。作曲家很難得看到她的臉孔，並且，和以前一樣，預奏完後，她溫和地打發他走。在一週內舉行第一次的表演了。福爾加克斯在幕後十分地抖動。伊利莎伯走近去，兩手放在他肩上，她臉上搽了胭脂和別種裝飾。

「勇敢點，」她輕輕地說。

幕開了。福爾加克斯抖着。伊利莎伯開始唱着歌曲。作曲家熱心地聽着。他不再抖了。

「奇妙！她唱得多麼妙呀！……多偉大的藝術家！她又多麼美！」  
一陣暴風雨般的叫好，福爾加克斯覺得心兒猛烈地敲打着。他領走到他面前。  
「妙極了！……偉大的成功！這個女人的成就多麼好！不可致信的！……」  
幕下了。又是一陣的喝采。對着舞台叫喊，福爾加克斯紛紛亂地向左右鞠躬。呼聲再三

再四地叫喊。

他快樂得意氣揚揚地走到藝術家們的化妝室裏。伊利莎伯對他微笑着說。

「我不是告訴了你嗎？」

「福爾加克斯彎下頭來吻她的手肘，兩眼充溢着淚水。

「現在離開我吧，」她吩咐他「我要穿衣裳了。不過演完以後；如果沒有什麼事就請到我家裏來喝杯茶。」

福爾加克斯走出去了。他各方面都得到急雨般的祝賀。第二幕演完後，又是雷似的喝采。第三幕也一樣……長久的，熱誠的喝采，成名的預告。

導演握着福爾加克斯的膀子。

「和我們來，如果你沒有旁的事，在我們的席上花半個鐘頭。讓我們來細談你的成功，并且讓我的朋友們來頌揚你。」

福爾加克斯和導演一同去了。他們都祝賀他，奉承他，他覺得他的快樂超過了他的最勇敢的夢想。在十一點鐘，他辭了出來，他忽然想起了伊利莎伯的邀請。於是把錶拿出來看了一下，還不大晚。便一直向她家裏走去，他的心兒依然得意地舞着。他按了門鈴，

不久便被請進去了。

藝術家走到門口去迎他。她穿着一件合身的青灰色的薄長袍。我以為你不來了。你是

「呵！你怎麼能這樣想！假如只要你知道我怎麼感激你……」

這婦人向他投了個斜眼。她閉了一會眼睛。以後又慢慢地舉起他那長而黑的眼睫毛，以

溫柔地，誘惑地向他微笑。

「你要喝茶吧？」

「好。」

「你現在打算怎樣？」

福爾加克斯向她訴說他的計劃，並且漸漸地更加信任地說明。他說出他的夢想，這現

在已實現了的。伊利莎伯坐在一個點着柔和的燈火的角上，極同情地聽着他。福爾加克斯

起來把空茶杯放開去。

「我來給你拿，」她說。「你還要嗎？」

「謝謝，不要了。」

歌者把空杯子放在台子上，以後便在他旁邊坐下，靠得很近。

「你不想離開布達佩斯嗎？」

「現在還不，我覺得這裏很好，且很快樂。同時非常感謝……永遠這樣感謝你。」

她靠向他，撫着他的頭髮。他在那麼靠近的旁邊看着她，……在幽暗的禿裏……他從前更近。

她的臉孔小心地，藝術地，塗了胭脂，可是色藏不住縹緲，和那停住在臉上的線條，各處都是——額上、嘴邊和喉邊，……都是縹緲，皮膚已經枯萎了，……可憐了，……醜了。

他所見聽關於她的一切討厭的謠言都閃過在他心裏。她依然靠得很近。恐怖、討厭，福爾加克斯立即抖起來，以後不自覺地以一種討厭的表情退避了她。

她覺到了，她的眼睛睜得很大，嘴唇顫動着，站了進來，靜默了一會。她這樣站着，凝視着空間。以後，用一種英雄的姿勢翻轉頭，穿過應接室，走到那靠在牆上的大鏡前。在她凝視着鏡子時，她心裏是多麼地悲慘而哀痛喲；……她立即又坐下來，從胸前掏出條手巾，揩去臉上完全裝作的……雙頰的胭脂，眉上和眼簾上的黑炭；……慢慢地，疲倦地把這一切揩掉。

福爾加克斯看着她愕然無語。她又走到鏡前去，並沒翻過頭，用一種疲倦的聲音說：「去……」

福爾加克斯站了起來，精神頹唐地，兩眼湧出了淚水。他悄然地潛出了門，好像遺下一個死屍在後面似地。

## 一 熊

匈牙利 巴爾薩尼作

由那大市場上傳來了笛和鼓聲。人們都向着那兒跑去。在一個村莊裏這種頂小的不常有的熱鬧引起了騷動。每人都急想知道這騷擾的原因，也許是地球的旋轉出了軌吧。在那灰塵瀰漫的大市場中央，幾棵矮的延齡樹掛着稀疏的枯葉。老遠就可看見在那可憐的樹下，有一位高高的美少年，和一頭巨大、魁梧、黑灰色的怒吼着的熊擁抱着。

約翰——導熊者，正在表演一種技藝。他的聲音叫得像隻號角，而且唱着悲歌，更不時地打斷自己的歌聲來喝采，於是那熊便跳起來憤怒地咆哮着。他們倆躲着腳，好像醉了的信信似地緊緊地扭在一起。可是那青年手裏的笨重的鐵棒表明不是那巨大的熊能夠闖禍的；他這樣做是從經驗得來的，熊若有些不對時，那青年手裏的鐵棒決不會放過牠的背脊的；那熊是波斯尼亞來的一頭最有力的生物，棧色的厚茸毛，如牛頭般大的頭。在牠以後腳站起來時，牠的主人約科高半個頭。

村人非常高興地圍着牠們站着，同時喊着「跳呀，伊比拉鑫！舞呀，伊比拉鑫！」以鼓勵牠。但沒有人敢冒險走近牠。約科對這些人並不是陌生的。每次收割以後他都和他的熊來訪問這些富足的巴拿特的各鄉村。他們都知道他是斯拉服尼亞邊境的十人，他們并不特別熱心要知道他賣的事件。一個過着這種漂泊生涯的人，并不在任何地方停留長久，他



既沒朋友，也沒仇人。他們以為他一年之中在波斯尼亞消磨一部份的時間，或許在冬天輪流地訪問塞爾維亞的各修道院。現在，在中夏，在最想不到他要來的時候，他們竟陡然地聽到了他的笛聲和鼓聲。

大老熊伊比拉鑫，不到一刻鐘，就以牠那滾聞的狂吼激起了這個鄉村。那些狗都戰慄着縮成一團，毛都直豎起來，恐懼而顫動地向牠狂吠。

當約科在街角上或市場上停下來敲他那咚咚的鼓時，那熊便沈重地吟呻着站了起來。接着那壯觀的遊戲便開始了：殘酷的娛樂，危險而可怖的擁抱，決不能斷定結果是不至于不幸的。因為約科不願意讓伊比拉鑫跳和舞，只是吹着笛，唱着歌，死握着那猛獸的皮，緊壓着牠爪；于是他們便一同舞起來，一個怒吼着，歎息着，其他一個則以單調的聲音唱着憂鬱的歌。

駐在這村裏的一隊兵士恰下了操回來，隊長、文帖，華爾利莎尤辛。立帖好奇地向這羣人掉過馬頭來，同時示意着維格夫佐，帶領士兵回去。他那烈性的格拉的次產的雜種馬嗅到了那討厭的野獸味，也便不肯再向前走了。

隊長叫了一位在面前走過的最後一排騎兵，把馬交托他去看管，以後便向那搖動着約羣人中走去。村民讓開一條路給他，不久他便站在那導熊者的後面了。可是在他的視線還沒有固定在伊比拉鑫身上時，他便為別的東西攝住了。

離約科幾步遠的地上坐着一個少女，溫文地撫着一頭淡色的小熊。他們這樣擠在一塊，村民是難得注意到的，因此隊長便更從容地觀察那少女了，她盡可能的逃避觀衆的視線。真的，她似乎是個驚人的年輕生物，體格頗爲消瘦，也許還沒有充分培養，她的臉孔和體態都表露着東方的早熟美，十一顆黑櫻桃，像華爾利莎尤辛，立帖那麼好吃的嘴巴，見了這類黑櫻桃自然流露三尺啊！她那美麗的臉孔似乎只在想安置她那對烏黑的眼睛，她穿着一件粗布襯衣，一件許多樣顏色的外衣，腰上圍着一條腰帶。她那組織美麗的胸脯只有那件襯衣遮着，優美而無羞怯地在起伏。頸上掛着一串玻璃珠。一對長耳環，一動就輕敲着她的雙頰。她並不要藏起她那雙赤腳來，只不時地用手把那覆在額上和眼上的凌亂的而又美麗的頭髮撥了過去，否則，她那未濃的頭髮是會妨礙他的視線的。

那姑娘覺得隊長的火般的凝視是對待着她而不是對待着那小熊，她便惛忪不安起來了，本能地把頭掉開去。恰好這時約科和伊比拉鑫在打旋。那高高的塞爾維亞的村夫讓那笛子由手裏掉了下去，於是這蠻舞便完了。伊比拉鑫知道這表演便完了，便把前腳放在地上，喘息着舔着牠那嘴邊的強硬的鐵口套。

隊長和約科彼此在看着。那強有力的青年尊熊者臉色像死般灰白。他抖索着，好像遇到了什麼可怕的事件。隊長文帖厲地看着他。我在那裏遇過這人呢？他在自問着。

那些村民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了，便開始喊着：「左耳卡，左耳卡！現在是輪到你了。」

馬利斯卡了」。村民的叫喊使約着清醒過來了，便以一種堪為表演者的動作使那小熊跳起來。接着便示意給那女孩。他因為吹笛吹得太興奮了，他開始唱着一敲着鼓；但他的聲音拌得那老厲害，他的歌聲終於漸漸地靜了，只讓那女孩單獨的表演着。

以後那隊長看見一種東西使他興奮得鼓舞起來。左耳卡以她那嬌弱的、沉吟的聲音唱着一種悲哀的波爾尼亞歌，同時以那優雅的步伐繞着小熊跳舞。這小熊，說着實話，比那沈重的伊比其茲跳得更輕快，而且當牠像匈牙利人精神旺盛時突然歡呼起來一樣的將牠的兩腳舉到了牠的頭上那一頃刻，牠這動作是非常動人的。

隊長無論如何，除了那美麗的姑娘外，什麼都沒有看見。這姑娘，珠似的白牙在她兩片紅唇之間閃着光。他覺得他願意解下那條圍在她的腰身之間像在風裏搖曳着蘆葦一般的轉轉地在飄舞着的絲帶來，彷彿她是一隻美麗的蝴蝶似的給他在牽着。

左耳卡厭倦了那悲痛的哀歌，於是便瘋狂地，熱情地在舞着。也許她的女性的自然的動作，在心內鼓舞她，她想在這滿酒的兵士面前顯出他的最上本領來。她的眼睛因燦着，一陣紅霞不時地浮上她的臉龐；而且以她的甜膩的叫聲鼓勵着那小生物：「馬利斯卡，馬利斯卡呀！」可是過了一會，她似乎完全忘了那小熊，猶跳着一種她自己創造的優雅的西班牙舞。在她跳舞的時候，似乎應的動作，和每個個纖維都閃出一種電芬來。這時她十分疲乏了，便一倒倒在他脚下的泥地上。隊長文帖完全瘋狂了，這麼一口至

上的美味是不常掉到他面前的；現在他是在一個村裏的滌罪所裏齋戒着，他在那裏過了一個長久的「四旬節」，其中的快樂和愉快確實的難得的。

暮色漸漸降臨了，在市場的另一端，有幾個官長向着他們常常聚餐的鄉間旅館去吃晚飯。隊長轉向那有熊的男女如同毫不客氣命令，邀請他們一同到旅店裏去晚餐。約科好像罪犯一般謙恭地打着躬，悽涼地傾着他的同伴伊比拉鑫。左耳卡在淡色的小熊旁邊走着，反而看去很快樂的樣子。

隊長不斷地看着那在他面前走進旅館的導熊者，「我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這人呢？」他繼續自問着。他那種疑惑不久就得着了解決。他的臉孔閃耀起來，「對了，我記起來了！」他暗暗地喊着。現在他覺得這顆波斯尼亞的黑櫻桃，就這個穿着一件有蜻蜓花樣的外衣的姑娘一定是他的了。

這旅館從前是一個紳士別墅，是用石頭築的。那兩頭熊是宿在從前供給屋主做伙食間的小房裏，並且把那縛着牠們的鍊條鎖在窗子上強固的鐵格子上。旅館主人吩咐他的僕人在這小房裏的角上鋪一張好好的稻草床。「隊長會付錢的」他說。

在這小房裏的一切都備好了時，隊長便叫約科來，帶到那裏去。他知道隊長將要做的舉併不是出于俠義的，不過在他演完他所要演的遊戲以後，他的興奮的火焰已經使他激動起來了，可是這人太笨了，不懂得表演是多麼困難的事。只有他們倆在一起時，他直立在

道態者面前，盯着他的眼睛。

「你是約科喜克斯」他說，「二年前你從我的步隊裏逃了。」那高高的強壯的青年村夫硬戰抖起來，甚至兩膝互相敲打着，一個字也答不出來。菲利次文帖，華爾利沙辛。立帖對約科輕輕的耳語，他的說話紛亂而結納：「你有一個女人，」他說，「她一定不是你的妻。放她自由吧。不論你要多少身價我都向你把她買過來。你可和你的熊到你找着這朵花的地方爲你自己另選一朵這樣的。」

約科站着好像變成了石頭一樣，過了一會。他不再抖了；危機過去了。他驚恐的時候只是在覺得他如果被查出了，會不會立即就會被絞死的時候。

「在所有波斯尼亞人中，」他暗然地說，「只有一朵這樣的花，都已經給我偷來了。」在一個人面前，他願公分他的過失，他敢承認他的罪惡。其實，這人並沒有比他好，他不過衣服穿得比他漂亮而已。

隊長不耐煩起來了。「你究竟願不願放棄她呢？」他問：「我并不想傷害你，不過我可以把你鎖起來關在牢裏，那你的情人又有什麼用呢？」

約科傲然地答：「她會以她的眼淚把我哭出來；否則她就不會爲了我的緣故由她富貴的父親家裏逃了出來。」

「啊！假如只不過如是！」隊長想，「我可以漸漸地得到她的。」

然而，也許是爲了他的地位，或是爲了他那住在鎮上的妻之故，這是不大適宜來作無謂的吵鬧的。

「約科，我告訴你，」隊長說，忽然冷靜起來。「現在我出去一會。大概出去一個鐘頭。那時各人都會睡了。那些官長會和我一起吃晚飯。旅館主人和他的僕人也會熟睡着。我給你這個時間去細想一遍。在我到回來時，你不是伸出手來給我綁，那就是接受一大堆黃金。這時，我把你鎖在這裏，因爲我知道你是個手逃跑的。」

他不拖出去手，把鑰匙在鎖裏轉了兩轉。約科一個被撇在那裏了。

在這一個鐘頭過去了時，隊長文帖悄悄地打開了房門。他因爲晚飯時喝了強烈的酒，兩眼閃着火光，同時又因美妙而期待使他的血液騰沸起來。

只是約科謙虛地站在他的面前微笑着。「我已經想過了，先生，」他說。「我去和小左耳卡說說看。」

文帖現在忘了他是和一個他應負責捕拿的逃犯說話。他快樂地向那波斯尼亞村夫伸出手來，大膽地說：「你去和她說，快點兒去。馬上就去。」

他們一同爬行到那伙食間，那姑娘靠近那縛着的熊睡着。約科一聲不響地開了房門，溜了進去。隊長似乎聽見裏面私語着。他竟覺得這幾分鐘好像一世般久。最後，導熊者又出現了，他向隊長彎着頭，說：「先生，她在等着你。」

隊長文帖無疑地喝了太多酒，他搖擺着走進那伙食間，他進去以後，導熊者把門關上，馬上鎖了起來。以後他在聽着，臉上表現着只有生而為匪徒才有的表情。幾乎立即就聽見一聲狂吼，過了一會，就是一種可怕的詈罵和一種倒塌聲。咆哮聲越叫越厲害，最後一聲怒號結束了。一種絕望的呼叫聲打破了夜的靜寂：「救命！救命！」

在前院和左右的狗興奮起來，猛烈地吠着向那伙食間跑去，在那裏熊的怒吼聲越來越猛烈越強蠻了。鐵鍊的軋軋聲，小姑娘的哭叫聲，夾着伊比拉鑫的咆哮聲。鄰人都醒來了。那種相問的狼狽的人聲也可聽見了。旅館主人，和他的僕人都穿着睡衣出現了，可是聽到了那可怕的咆哮，又都逃回安全中去了。隊長的呼救聲漸漸地微弱了。現在約科拿着那根常常在手裏的鐵棒，開了門一躍就跳到那猛獸的身邊。牠的聲音又像雷般吼起來，那鐵棒「叮」的一聲打在牠背上。伊比拉鑫嗅了那血腥，在牠腳下有一個人的被撕碎的身體在輾轉着；要這野獸放棄他的捕獲物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小窗透進來的光，使約科立即就看見那不久前他釋放伊比拉鑫的鐵鍊，他迅速地把它拉盡的下緣推開。一瞬間一切都完了。當時左耳卡在空院裏走來走去，徒然在呼救着。可是沒有一個人敢走近去。

第二天隊長菲利文帖，華爾利莎尤辛·立帖，躺在兩旁，躺着蠟燭的屍床上。沒有一個人能夠負起這種可怕的意外遭遇的責任。他為什麼酒還沒有醒，就跑到熊那裏去呢？

然而，正當這天，那波斯尼亞的妖女又在第二個村裏跳着他的蠻舞，同時以她那甜蜜







## 愛 華

猶太 亞利伊占·賽龍作

「讚美主，我們仁慈的上帝！」這就是說上帝的行爲是至公無私的。無論如何發現牠，難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不過，不論什麼事，假如我們毫不介意，……我們便不能改良牠，我們能嗎？一點兒也不能。拿我來做比方吧，我已如一個聰明人般，盡了我畢生的力，使事情循着軌道而行。但有什麼成功呢？……沒有——一點兒也沒有。於是我放棄了我的奮鬥。「替弗伊，你真傻呀！」我對自己說。「你不能改造世界。上帝把『教養兒女的重担與痛苦』放在我們的肩上，換言之，『雖然孩子是困苦之泉源，一個人也決不能嗟怨。』」

這裏，拿我的大女兒特紮伊替爾做個例吧，她替葬地和一個裁縫康體伊耳莫替兒戀愛。我有什麼方法反對她嗎？……一點也沒有。雖然我很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平庸的人，甚至連謾罵告文都幾乎不能的。然而，如你說的我們全不是都能受教育的，此外，他完全是個老實人，堅苦耐勞地工作以維持他自己和全家的生活，——一個可敬的種子，你可知道？須乎我說，他們的的生活是非常艱苦的。不過，他不依特紮伊替兒；她固執着一切污濁的事體……不能變好一點兒……此外有些的不便，衣食非常缺乏。這就是我的不幸的一頁之開始；換言之，姑且把牠叫做第一號的煩惱吧。

現在，說到我最第二個女兒，哈德兒，無須乎我對你說什麼……你知道她的故事……她已經完了。（因為革命行為和她的愛人放逐到西比利亞去了）——我永遠忘掉她！……只有天知道我能否再見她？——除非在未來世界裏。提到她的名字，我內心似乎不無垂死之感。「那麼爲什麼不忘掉她呢？」你問。這很容易說，……但是如何能忘掉一個活人，——尤其是像我的女兒哈德兒這樣的人呢？你一定要讀她寫給我的這封信，……她很好，她說；他在牢裏，而她的爲個人生活做工，她洗作和讀書；每星期去看他一次，而且希望不久會有一個「好會餐」（革命，）這裏……「太陽終會來臨，」她寫着，「黑暗將會消散」……「以後他以及其他許多像他一樣的人們便可回到家裏，開始做推倒和重建我們的紛亂的社會之真實工作……這有什麼打動你嗎？」

但等着！你看這世界的幸，（他果是一個「慈祥仁愛的主」如你所說的。）如何對待我？……「忍耐點兒，替弗伊」我說，「我會安排一切，這樣你可忘掉一切煩惱。」果然如是，我真的忘去了我所有的煩惱。怎麼呢？……你聽着。這是值得一聽的。除了你外，我沒把這故事告訴過旁人，因爲其恥大於悲哀，……但如聖書上說的：「我要隱匿阿拉罕伯嗎？」換言之，就是我對於你毫無祕密。但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懇求你的，就是——守口如瓶，要我告訴你爲什麼嗎？……你明白……其中之痛苦是深刻的，但這恥辱呀，——這恥辱更深刻。是了，——你記得皮利克（Perick）裏的引言：

「上帝賜予他命運」，……這話正適用我這方面，——賜予我七個孩子，全是女性——女兒，我以為爲……全都美麗，……聰明，……嬌媚，……健康，……好似松苗一樣地美而且直，……對於上帝，她們則是醜惡的恐怖之代替；對於她們却更好，對我也更完美。因爲——請告訴我吧，一頭良馬如果終日關在欄裏有什麼好處呢？一個入有了可愛的女兒而一定要在隘狹的環境裏養成，除了鄉村長者波皮利拉安頓和鄉村書記加拉格·哈夫德卡，以及最討厭的鄉村牧師——死後還要受咀咒的這些人知道她以外，息息無聞有什麼好處呢？這牧師，甚至說到他的名字我就受不了，……並不是因爲我是猶太人，他是基督教牧師；實則相反，我不知道我們彼此相識有多少年，……關於這點我不想說；當無，我們彼此往來，或互祝假日，……不過只是「早安……尊况如何？」幾個字的會話，……最後「再會。」……和他一塊兒討論什麼，我特別不高興！……因爲當我稍爲隨便批評一點時，他便馬上開始長篇大論，「我們的上帝，」「你們的上帝，」諸如此類辯論起來。自然我不喜歡看他的好辯論，於是我用一句格言答他，並且說：「那是經典中的一段，」——「啊！經典呀！」他打斷我的話，「我和你一樣地懂得經典，或許比你還要懂得多些！」……於是他便大聲地背誦起聖書的某段來，當然是用非猶太的發音，……Peschet bara……halokim 我也打斷他說：「這是某一段注釋——」「啊！一個注釋！」……那意思就是猶太傳經，而猶太傳經是我所討厭的……猶太傳經完全是虛偽的。

他這話使我非常憤怒，於是我便用一種可說是過激的話對他。……但你以為他一時有點發怒嗎？一點也不。他只是望着我，撫着鬍子大笑。……相信我吧，沒有什麼比看一個你在罵着並且咀咒着的人微笑地看着你而無回答更討厭的。……你覺得你在氣得爆裂了，而他却在笑着，……我以後也和現在一樣，不懂他那笑的意思。……

且說——

有一晚：在我完結一天的行程以後，將近到齣時，我碰到哈夫德卡那個書記，和我的女兒愛華，——那一個你知道的，比哈德兒小一點的女兒，——走着，那紳士一看見我便舉起帽來向我行了一個禮，以後便獨自兒走開了。

「哈夫德卡在這做什麼？」我問愛華。

●「沒有什麼！」她答。

「沒有什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過談談！」她說。

「哎呀！你和哈夫德卡有什麼好談呢？」

「啊！我們是老相識呢！」她坦然地答。

「哦！我很歡喜知道。……這是美妙的選擇，我一定要說。」

「但你不知道他，爸爸！你為什麼用這樣的聲色說他呢？」

「很好？——我正不知道這位紳士的家世，……不過很明顯的，他的祖先一定是真正的大偉人，……他的父親，我敢說；如果不是一個更夫或是一個平庸的酒鬼，至少也一定是個牧羊人！」……

她對我這話，答：

「我不知道他父親是誰，是怎樣的人，以及其他的事；這些我都不管！……在我看來，所有的人類，出身都是平等的。不過，我所知道的，就是哈夫德卡是個不平凡的人。」

「在那方面是個不平凡的人；我可問嗎？」我說。

「我可告訴你，但我斷定你一定不能了解，……哈夫德卡是第二個高爾基！」……

「第二個高爾基？」我喊着——「那麼明顯地，必然地，第一個我可知道他是誰嗎？」

「高爾基！」她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中之一！」

「果然！……他住在那裏，……這位大名？……他幹什麼事業？……他傳的是什麼教？」……

「高爾基！」她答，「是一個有名的著作家，……一位作者，……一位著書的人，……同時也是個善良、誠實而高貴的人。他也是一個普通人，……他自己讀書，……沒有進學

校，……這是他的像片！」

她這樣說着，從袋裏拿出一張照片給我。

「哦！……原來偉大的利比高爾（Great Bab Gorky）就是這樣！……我敢發誓，我在這鄰近某處看見過他，……不是負着袋子到火車站的車上，就是在樹林裏拉木頭的，」……

「你以為一個人爲他的生計而工作是可恥的嗎？……你不是爲你自己的生計工作得很辛苦嗎？……我們大都不都是作工的嗎？」

「當然，當然，……很對？……就是我們的聖書上也明白地寫着：『靠你的兩手工作爲活，』換言之，如果你不作工你就不能得吃。然而我沒有看見哈夫總卡做什麼，假如你知道他多一點，我很喜歡……你一定別忘記，『你從何處來，你到何處去？』換句話說，你是誰？他是誰？」……

她對這話，答：

「上帝創造人全是平等。」……

「的確，的確。」我說。

「但記着每種生物都爭奪他自己的同類。如聖書上說的：『人人都得依從他的罪。』」……

「真奇妙！」她說「你爲什麼老是設法找尋引言來適應你的辯論……你不儘設法找尋一節，有些地方，闡明我們自己如何把人類分成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主人和僕人，以及貴族與乞丐嗎？」……

「謝謝！謝謝！」我叫着。「你毫無顧懼地趕到第七重天了！」……我試想使她明白我們現在的一切事物之規則，是從世界之起始就存在到如今的。……

于是，她有些兒唐突地問：

「但爲什麼，我們現在的一切事物之規則，從世界起始就這樣的呢？」……

我對她的話，答：

「啊！現在——如果你打算問問題，爲什麼這樣，那樣呢？『那會說不完的，』——換言之，無窮的故事！」

「但是假如我們不來考問、推究，那爲什麼上帝又賜予我們智慧呢？」她問。

「那是我們人民中的一種習慣！」我答，「當一隻小雞開始像雄雞一樣地喔喔啼時，把牠帶到 *Spaichet*（摩西禮式的屠夫）……如福音中說的：『他會給這牡雞以智力。』」……

「還不到你該停止喋喋不休的時候嗎？」我的老婆高爾蓮喊着，由窗前走過，「牛奶湯在桌上放了一點多鐘了，而他還在打着鼾息。」……

「我們在這裏！在議程下半段！」我說「我們的賢哲說的並非沒有的事，」在七件事中你可知道一個愚人？」這意思就是「一個婦人的話是無盡的。」我們在討論極重要的事情，而她竟以她的牛奶湯插進來。

於是她說：「我的牛奶湯也和你們的一切大論一樣重要。」

「恭喜！」我喊着，「我家裏又來了一位哲學家，——也是從火爐裏出來的熱氣，我們的女兒還不夠「開通，」而替佛伊的老婆竟想從煙裏飛上天去了。」

「啊，你們在談論飛上天的事嗎？……那麼聽我的祝福吧，飛到別處去罷！」但說回我的故事來，……這樣從「公子說到公主」地過去，因為這話就是……我以爲，說到牧師——他的名字可不必說……有一晚在我照常帶着空瓶，驅車回家，將近到村裏時，我碰着那可敬的紳士坐在他美麗的車子裏，他神聖的自己執着繯繩，他那優雅的鬍子在微風裏飄蕩着。

「好相逢！」我對自己說，「這使我正如見碧爾則布比親人一樣地快樂。」……  
「晚安！」他對我說，「你不認得我，」或，——「那是什麼事嗎？」……

「你不久就要發財起來了，」我說着脫下我的帽子，并且裝作繼續前驅的樣子。  
「等一等！」他喊，「等一刻兒，……急什麼？……我有點事告訴你。」

「啊，很好！……如果是好事的話；不過，否則，你最好等到另一個時期來。」



「你這另一個時期是什麼意思呢？」他問。

「另一個時期，我的意思，就是當米賽亞來的時候。」

「但是米賽亞已經來了，來了許久了，」他答。

「我以前已聽過不止一次了，告訴我們一些新事體罷，小爸爸。」

「這正是我所想的，」他說。「我想告訴你的事就是關於你自己的事，——即是說，關於你女兒的事。」

在我聽到「女兒」這字眼心裏立即感到一種拉扯。

「他和我女兒做了什麼呢？」……我大聲的說：「我的女兒不是那種須要他人之助的人；她們自己會說，無須任誰幫助。」

「可是正有一件事，非你女兒自己能說的。一定要別人代她說的。那就是她的前途問題。」

「我的女兒之前途與那個有關係呢？」我問。「我以為如果關於我的女兒之前途。果真有什麼問題，她有父親管束她，謝謝上帝。」

「對！」他答。「你確是她的父親，然而你對於她的幸福却是盲目的！……她渴望到另一個環境去，而你却不，或許不願理解她。」

「也許我不，或許我不願理解她，這事，我們可另一次來討論。現在我所要知道的。」

就是她的幸福與你何關？」……

「這對於我的關係，就是因為她現在在我的管束之下。」

「在「你管束之下」你這話什麼意思？」我問。

「我的意思就是她在我的保護之下，」他答，直看着我的臉，在撫着他那優美的下垂的鬍子。

他的話自然很使我驚異。

「什麼！你說你自己是我的女兒的保護人嗎？……你有什麼權利呢？」我感到憤火在心裏燃燒着。他則相反，帶着微笑，漠然的答：

「這很容易解釋，替弗伊不要太興奮。讓我們靜靜地來談論罷。……我以為你應該知道：替弗伊，我全然不是你的敵人；雖然你是猶太人。你知道，我是多麼尊崇你的弟兄們，——猶太人，對於他們的固執不悟，這我們指他們的善良是多麼的悲痛。」……

「別對我談什麼友誼尊崇，……你的話在我看來簡直是毒藥。……好像死彈似地撕碎了我的心。……如果你真是我的朋友，如你說的我請求你一件恩惠。你該任由我的女兒罷！」

「不要愛，替弗伊；沒有害處及於她，……事實上，她一定會很幸福，……她的青年是個完善的寶貝，……這點我也覺得很光榮。」

「亞門，」我以一種假笑答他。但我覺得心裏火燒着一般。」

「那個幸運兒該是誰呢？」我說，——「如果我不魯莽這樣問的話。」……

「我想你知道他」他答。「他是個非常誠實，循規蹈矩的青年，雖然自修自讀，——但是個極有教養的人；他顛倒地如今如戀愛，而且想和她結婚；但不能，因為他不是猶太人。」……

哈夫德卡閃過我的腦海，我覺得非常的昏眩，血液衝到頭上，全身冷汗淋漓，我幾乎坐不住了。但我控制着自己，我一定不使他看出我的沮喪，……不！……誰肯如此？

于是我拿起了韁繩就走了，連一聲「對不住」也沒有說。……

當我到了家裏，發現我屋子裏紛亂得怕人，孩子們在叫着，……我的高爾登幾乎死去活來，……我四處找尋愛華，——但到處都看不見她。我知道問她在那裏是徒然的，……我感到死一般的淒慘。在我心裏起了一陣狂怒的火焰時，我的痛苦憤怒向誰發洩呢？……我的妻，我的孩子，——他們都是可憐無辜的！……我一刻也不能平靜了，……到處都不安寧。……不久我發現自己在到馬房的路上，給我的馬拿糧食。不幸得很，這野獸自己惡作劇，把牠的前腳插進木箱裏了，于是我拿了條棍子殘酷地痛打了牠一頓。「遭瘟！死笨獸！」我叫着。「假如我已給你一點兒麥吃，你就可去死了。」我所得到的的一切就是不幸，……不幸與痛苦和災難。為什麼我要虐待牠呢？……于是我給牠裝滿一箱碎稻草，并

給了牠一點乾草以安息。

以後我回到家裏，躲在屋角裏，默想着我的不幸。……我想了又想，直到我的頭顱幾乎破裂了。……企圖算出這節充分的意義：「我如何犯罪，什麼是我的罪過？我替弗伊如何比他人更失却了聖恩，我將比所有的人，要受到更殘酷的處罰嗎？……啊，宇宙的主宰呀，以色列的偉大上帝呀！爲了什麼你要這樣不斷地，無窮地賜我的精神以新煩惱和災難呢？」……

在我躺着，這樣默想着時，我聽見的高爾達傷心地歎息着，她的悲傷更增我的哀愁，

「高爾達，你沒有睡嗎？」我問。

「沒有，你爲什麼問呢？」她答。

「正是。……看來我們好似走了厄運！……什麼，——你有什麼勸告嗎？」……

「我能勸告你什麼呢？……一切都是這樣地奇怪，這樣地殘酷爲難！……一個女孩早晨起來很好看而且強健的，……自己穿衣服，……以後便來擁抱我，真不可解！……『你有什麼痛苦嗎？』我問她。她沒有答我。以後便出去看牛了。……一點鐘過去了……兩點鐘……三點鐘……沒有一點兒她的蹤影。於是我對小孩說：『你們到牧師家裏去看！』……

「但你爲何知道她在牧師家裏呢？」

「我爲何不曉得呢？我如何會不曉得？……多可憐呀！……我沒有眼睛嗎？……我不是她的母親嗎？」……

「不錯，……但因你有眼睛而且是她的母親，爲什麼始終關於她的事，沒有告訴我一點呢？」

「告訴你嗎？……你幾時在家呢？……假如我就告訴你，你又會聽我嗎？……對於我所說的一切，你都準備了引言。只要你的引言能使我啞口無言，你就心滿意足了。」

我的高爾達這樣對我說。……我呢，——我不能說她完全錯誤！……一個婦人——如何能理解我們的精巧和神聖的記錄呢？……而在黑夜中聽她歎息，哭泣，使我非常之痛苦！……於是我對她說：「高爾達。」我說，「你是因爲我常常用引言來答你，使你苦惱嗎？」……我又禁不住用另一句引言來答了，書上有說：「如一個父親憐惜他的孩子般？」換句話說，父親是愛惜他的孩子的。爲什麼不這樣寫：「如一個母親憐惜她的孩子般呢？」這就是說母親是愛她的孩子的。……就是因爲一個母親不是一個父親，一個父親知道如何說服一個孩子，……等到明天……你可看見我會如何對她說。」……

「我希望你能看見他和他，……他不是真的癩蛋，雖然他就是一個牧師，……他並非無憫憐的。……你可跪在他腳下，懇求他憐憫我們。……」

……什麼？跪那惡鬼！……我要在邪教徒面前卑躬屈節？咒咀他，……你昏了嗎？……

決沒有一個魔鬼有那種權利，……決沒有我的一個敵人能看到我這樣卑微！」

「那裏？——你看見了嗎？……我沒有告訴你嗎？」

「好，你還想什麼？……我能盲從一個婦人嗎？……我要你婦人之腦爲我思想嗎？……」

我們就這樣議論了一夜。

我聽見第一次雞啼便馬上起身，念着我的禱告，以後便掛起我的車子，向牧師家裏出發。……這樣，終於聽了一個女人的勸告。但此外還有什麼法子呢？……我還能到那裏去呢？……

在我到了牧師院子裏時，他的幾隻狗們誠懇地來接我，牠們想改變我的外衣的面子，並來嘗嘗我腿上的一部分肉。……幸而我帶了我的鞭子，所以我能使牠們明白，「沒有一條狗能開嘴狂吠」的意思。換言之，如果有一條狗吠我就讓牠知道我爲什麼帶着鞭子的緣故。於是，在牠們的吠聲中，牧師和他的夫人走出來了，費了好大的氣力才把那活躍的一羣狗打開，並請我進他屋裏去。他們對我道了一聲誠懇地歡迎，我的女主人甚至想留我喝茶。但我反對了。在幾句話之中我就使他知道我有話，要「單獨」和他說的。……他猜出了我的意思，向他夫人點了個頭，示意她去開門，——外面的門。

我並沒有旁敲側擊，一直就問他。第一，他是否相信上帝？……第二使我的女兒離開她可愛的父親，他實在是什麼意思。還要告訴我他以爲什麼是道德的行爲，什麼是過

失……還有一件：告訴我，一個人竊進鄰舍的家裏把他的東西弄得紛亂不堪，家具及一切，他作何感想？……

「他仍然坐着，有點昏迷樣子，以後他對我說：『替弗伊』，他說，『你是個聰明人……你同時問我四個問題，而且要我一口氣答出，……稍等一下，我會一個一個地答你。』……」

「不，小爸爸，你永不能回答！……你知道爲什麼？……因爲我知道你的辯論預先準備好了，你最好告訴我這件事。我有沒有再見我的女兒的希望？——『有』，或『沒有？』」

他聽了我這話，突然地驚跳起來喊着：「『再見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她並沒有什麼危險，……完全相反！」……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想使她幸福。……但這不是我所求的。……我想知道我的女兒在那裏？以及我能否再見她？」

「我很抱歉！」他答，「除此以外，一切都可允許你。」

「哦！……那是不相同的，」我答……「明白點！乾乾脆脆地就說，再會，」我說，「上帝將賜你以百倍！」

當我回到家時，我看見我的高爾達哭得筋疲力盡縮在床上。

「起來，親愛的妻。」我喊，「讓我們準備就『Shiva』（印度三大神之一，破壞神）如上帝所規定的罷。……」「主賜予，主取去。……我們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末一個！……我們設想我們從未有過愛華這個女兒罷！……或者當作她和哈德兒一樣到『黑山』去了罷。上帝是仁慈公正的：他知道他所做的事！」

自然發洩我滿腔的熱情唯有流淚。可是替弗伊不是女人，……替弗伊知道如何控制他自己。……或者至少能夠假裝。……因為，——在一個人的恥辱這麼重大的時候。而且加之失掉了一個女兒，……完全失掉了，好似她已經死了一般的時候，怎麼能夠漠然呢？……這麼一個女兒！……一個寶貝！或許是全家最喜愛的，也許因為她幼年時候幾次九死一生之故，……撫養她如同撫養一隻軟弱的小雞子。……或許因為她那麼好；我們很愛她。……

、我們聖書上有言：「不管你願意與否，你都得生活」，這意思就是沒有一個人同意他自己的生計。除非日子長久了；否則，沒有那麼深的傷痕，除非漸漸地遺忘了；否則，決沒有那麼大的悲哀。我以為沒有真正的遺忘，但如我們的先哲所說的：「一個人可以與牛相比」！……一個人一定要為他的麵包皮而勞苦，於是我們大家又繼續工作了。我的妻和孩子們用瓶子，我則和我的馬和車。

我立了一個訓戒，我們全家水不再提愛華的名字。她再也沒有了，……塗掉了。……



有一天，我在波伊比力和我的顧客做完買賣以後，經過樹林回家，……我一路讓我的小馬兒安閑地緩馳，牠沿着路旁到處都偷着草吃；而我則在沈思着各種可想像的事物，……生和死；……這個世界，和未來的世界；……什麼是「世界」這字兒的真義？……我們的人生爲了什麼？……請如此類的事，以便解除我的困。……我的意思就是指對於我的女兒愛華的記憶，但似乎是解除她的幻像繼續不斷地追隨我，……我看見她萬而活潑，漂亮如松苗一般。……或者如幼年時候一樣細小，軟弱而多病。……或者如一個嬰孩抱在我腕上，……她那小小的頭兒靠着我的肩頭，……於是我暫時忘記了她那不可言狀的行爲，而感到那麼地愛戀、悲痛、哀傷、渴望着她。……

但我又提醒了自己，……同時一陣憤火支配着我，使我敵視她和他，……敵視全世界，——我自己也在內。我想把她從我心中拔出去，……從我的記憶裏除了出去，……然而不能。……她更當得到什麼呢？……我不是自始就是以以色列的忠臣，……辛勤勞苦地以合理的方法養育我的兒女，而看着她們陡然從我手裏掉下去，好像樹葉從樹枝上落了一樣，被風和煙吹去了嗎？……看着一條樹生長在樹林裏。……一個生物帶了把斧頭來把樹枝一條一條地砍去，……所剩的是什麼呢？——只有牠的悲哀呀！——一條沒有四肢的、赤裸裸的、枯萎的樹幹。……啊，聖當的孩子們呀！仁慈一點兒吧！……把你的斧頭照準樹根罷，……別讓那空無所有的樹幹孤苦零仃地枯死于山林裏。……

在我坐着這樣默想着時，我看見我的馬兒停了步，……什麼意思？……我舉起頭來一看，愛華，……不錯，……愛華，正是她自己本人，一點兒也沒有改變，……甚至還穿着一樣的衣服。……

我第一個衝動就是跳下車來，擁抱她，熱情地吻她。……但隨即「替弗伊！你想像婦人一樣地行動嗎？」這念頭閃過我的腦海，……於是我拉起鞭繩，叫着：「走囉，死爛屍！」把牠引到右邊。我向四週一望……她也轉到右邊，同時向我揮着手，好似說：「停下，停下！我要和你說話。」

我突然感到心裏有種刺痛和拉扯，雖然我的四肢弛鬆着。……我又想跳下車來，……但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抑住自己，而把馬拉到左邊。她也跟着車子，驚奇地望着我……臉色蒼白如灰。……我怎麼好呢？——站着呢？還是向前走呢？……在我還沒有再舉眼四望時，她已走在馬前了，她的手兒放在馬轡頭上。……

「爸爸！」她喊，「除非你聽了我對你說的話，否則，我決不讓你移開這裏，甚至拋棄我的生命亦所不惜。……聽我說吧，爸爸，親愛的，我求求你。」

「啊！——吓」我對自己說，「所以你想勉強我，你想嗎？……不，不，我的孩子，明顯地你還沒有認識你的父親。」於是我開始盡力鞭笞我的馬。她急速地服從了，但依然東張西望。

不要看了！」我喊，「看着你應看的地方，威斯亞克先生。」……你以為我自己不想掉過頭來看一下，至少一瞥她站看的地方嗎？

但是沒有！……替弗伊不是女人，……替弗伊知道如何抵抗誘惑。……

是了，把這故事縮短一點兒罷，——（我不想佔你太多的時間）——我在回家的路上所受的痛苦，一定要贖回我一切的罪惡。……那是一種地獄之預嘗，地獄和聖書中所描寫的一切其他苦難。在我回家的一路，都似乎聽見她的脚步跟着我的車子跑。以及她懇求地叫着我「爸爸，爸爸，親愛的，聽我吧，」的聲音。

突然我向自己：「替弗伊，什麼事使你這樣堅信自己呢？你就停一刻兒來聽聽她又有什麼害處呢？……或許她真有什麼事和你說，……誰知道呢？……也許她在痛悔她的行為，想回來。……或是，她受了他的壓迫，或者來求你，把她從苦難中救出來呢！」……

我這樣反省着，驚訝着，默想着……也許是這，也許是那……我苦惱着自己，咒咀自己。……「爲了什麼這樣與奮呢？」我向自己。……「你爲什麼這樣憤怒不安，你這冥頑的傻子呀！……到回去把她叫回來罷。她是你的女兒，畢竟……是你自己的血和肉。」

突然一種奇怪的愚想閃過我的腦海，譬如，——「猶太人是什麼造成的？……爲什麼上帝造了猶太人而非猶太人呢？……上帝既然造了猶太人，爲什麼他們這樣的不和而在相仇視呢？」……爲了自己沒有廣博的學識是以解答一切疑難問題，所以感到非常煩惱」……

於是，我擔憂的冥想漸漸，開始念我的魂禱：「幸福的人是住於……以及……」如上帝所規定的，大舉地，熱心地念。可是在我聽見心裏有另一種念聲……「愛華……愛華……愛華……愛華……愛華……」時，這禱告又有什麼用處呢？我禱告得越大聲，裏面的念聲也越大。……我愈想忘記她，她的幻像顯得愈清楚，……我甚至聽見她依然叫着：「聽我……吧，爸爸，親愛的……」我把兩手塞住耳朵，這樣我可聽不見……而且閉着眼睛，這樣可以不看……我讀着我的禱告，可是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麼，……我後悔地敲着胸脯，不知爲了什麼，……我只感到慘痛哀傷。

我沒有告訴誰關於我們的偶然相逢，也沒有對誰提過她的事。……我沒有去訪過她，雖然我很知道她在那裏，繼在那裏，他像他像什麼，……可是人們能聽到替弗伊悲悼悲歎嗎？……阿……沒有，替弗伊不是那種人。

我很想知道是否所有人都像我一樣在念，……或者，我是例外。……譬如有一次，——但你不要笑我，你願意嗎？——有一次我穿上安息日的外衣，走到火車站，準備乘車到他們那裏……（我知道他們住在那裏。）我走到賣票員那裏，向他買張票。

「到那裏？」他問。

「到葉荷皮茲」我說。

「沒有那個市鎮，」他說。

「算了，那本是我弄丟失的。我準備好了，願意我回到家裏，睡下我安息日的衣裳，再去做我的工。……」人人卻要勞苦，如先哲所言。換言之，各守其業。裁縫用剪刀，鞋匠用鞋型。……看！你在笑我呢。……我甚至肯定你心裏在說：「這替弗伊是個平凡的瘋子。」……所以我想我們將說：「直到鐘再響。」我的意思就是今天夠了！

好了，再會，……祝你生活安適，并望常常寫信給我們。……但我一定再提醒你，——切勿向誰道及隻字。我請求你千萬不要多言。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把我的事寫成故事，……除了我之外，你可任己所欲，……永久永久地除掉替弗伊。

## 入 伍

猶太 勃助奇斯基作

他們看去好像很討厭我似地。

我這樣自己想，向我的一雙大馬靴，我的一雙闊褲腳和我那破爛不堪的青制服，看  
了一眼。

我從盒子裏拿出一面鏡子，看着自己的影子。不錯，軍帽在我頭上，很美很美，無誤的，  
和巴中的皇帝奧格的一樣大，而且壓得像一連戴了幾年一樣地滿是縐紋和彎曲着。

在這帽子下，現出一個細小，消瘦，而又枯槁的黃面孔，一雙大黑眼，有些粗野地看  
着我。

我不認識自己了，我記得自己是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一條合適的窄褲，戴着一頂圓  
帽，和一個健康的容貌。

我不知道我究竟從那兒來得這對大眼睛，為什麼牠們這麼地照射着，為什麼我的臉會  
變成黃色？我的鼻子會尖起來？

然而我知道那是我自己——佈倫明查際，而不是別人，就是我自己已經入了伍，而僅服役  
了兩年零八個月。還沒有三年八個月，因為我有一張初中四年級的證書。

雖然我很知道，我只服役了二年八個月，可是我却覺得永遠個傭，無論如何，我不感

相價義的時間會有滿期，屆時可以恢復自由。

我一開始。就企圖不玩什麼手段，好好地盡職務，服從命令，那麼他們就不會說「猶太人不會做工作」——猶太人太懶惰了。」

雖然我免掉了做手工之類的工作，因為我有那種「特權」，而他們却仍然叫我清洗潔窗戶，或者用沙去擦地板，或者掃去門前的雪；我並沒有表示不願去做，我洗刷磨擦，努力地把工作做得好好地，那末他們便不能找出我的錯處了。

他們還沒有吩咐我去挑水。

爲什麼我不能自認呢？我一起起挑水，就使我害怕。我看見那挑水的水桶，心便開始騷動起來，那桶幾乎和我一樣大，就是空桶我也拿不起來。

我常常想 假如明早，或後天，他們在早上三點鐘，就叫醒我來，冷冷地說：「起來，佈倫明和奧沙帝柯克（Osadnicka）去挑一桶水來！」那我怎麼樣呢？

你們一定要看看我的鄰人奧沙帝柯克！他看去好像一個手指就能壓碎我似地。要他提一桶水和喝一杯白蘭地一樣容易。我怎麼能和他比呢？

只要我能挑這東西，就是使我的肩腫起來我也不怕。我並不在乎那些。可是天上的上帝知道，我不能提起那水桶，只是他們不相信我，他們會說：

「看那懶惰的猶太人，假裝他是個連一隻水桶也提不起來的可憐的東西！」

還有——我還關心着許多事情。

我並不以為他們會叫我去挑水，因為，畢竟我有那種「特權」。但我總睡不安寧，我整晚夢着：他們三點鐘就吵醒我來，使我滿身都是冷汗地驚跳了起來。

我們在八點鐘之後才開始操練，可是他們六點鐘就叫醒我們，那末我們便有時間來擦我們的衣復槍，來擦我們的皮靴、皮帶，來刷外套，以及用鉛粉揩亮那些銅扣子，那些扣子便可亮得如明鏡似的。

我並不在乎早起，我常常起來，許久天才亮，但我常常惱着，惟恐有什麼東西沒有特別乾淨，他們會說，「猶太人那麼懶惰。他不管他的東西乾淨不乾淨，他惟恐碰到了他的槍枝」，而且給我以其他這一類的報復。

我清淨，揩擦我所知道的一切東西，但是我的槍却常常比他人的更惡劣一點。我不能使牠和他們的一樣，我怎麼好？而我那分隊的頭目——一個伍長，却向我咆哮起來。叫我「鄙夫」，并且說他會告訴官長，因為我不留意我的武器。

可是比槍枝更壞的就是制服。我的是多年的舊貨——我斷定牠比我還要老。每天都有碎塊掉下來，那扣子也自己扯了下來，隨着拉下一塊一塊的布片。

我以前從沒有用過針，到現在整晚坐着縫補鈕扣。第二天早晨，當伍長抓着一個扣子，一拉，看看縫得牢不牢。我心裏起了一陣刺痛：扣子拉脫了，同時跟着一塊制服的布



也下來了。

另一晚，又要作夜工了！

檢閱以後，他們便將我們趕到院子裏，教我們立正：一定要使我們的肚子陷進去，胸脯突出來。我只能做到一半，因為我的肚子無論如何都是平的，因為我的胸脯很弱，狹窄，而且平坦——和木板一樣的水平。

那伍長用他的膝頭壓我的肚子，拉着我的衣襟，把我拉向前去；但那也沒有用。他生氣起來。叫我「鄙夫」，又高叫着，說我假裝，說我不服從，而這樣使我的胸脯陷得更進去了。

我喜歡操練。

在夏天我們一早就到院子裏去，那院子很闊，滿生了濃草。草味芬芳，太陽和暖，使我們覺得極愉快。

微風從田野裏吹來，我張開嘴吞那新鮮的空氣，可是無論我吞多少都不夠，我想吞盡那裏所有的空氣，那麼我的咳嗽也許可以好些，可以強健一點。

我們脫下破制服，只穿着襯衣，跑着，跳着，用我們的手腳，做着各種表演，那表演非常地美妙！我在家裏從沒有想到這末多的這樣的玩意兒。

起初，我非常害怕跳牆，但我決定無論如何要再試一下——我一定要跳過去。如果到

了無可奈何時，我也只有掉下來跌傷我自己而已。假如我跳了，那怎麼呢？爲什麼要跳？人是毫不介意的跳去？

有一天，操練未開始之前，我離開我的伙伴們，振起精神作一個長距離的跑步，奮勇跑到那溝邊的時候，拚命一跳，呀，你看，我竟跳到對岸去了！我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能這末容易跳過去。

自此以後，我便如其他任何人一般能夠跳過濠溝，走過丘陵，從堤上走了下來。只是爬梯，或在一個高高的棒上旋轉，我知道牠會使我不幸的。

我向前跳起來，用我的右手執到第一個環，但我不能用我在左手執到第二個環。

我伸直身子，踢着腳，可是我不能爬到更高些，我就那樣掛在那裏在踢着腳，直到我的右手發抖，使我受傷。我的頭在旋轉，於是，我便掉在草地上去了。伍長照例責備我，弟兄們都笑我。

只要我能得到更高，只要我能爬到那三個環。我可以放棄十年的生命；可是我的手勝不服從我，我能怎樣呢？

有時候那些弟兄還在睡着，我便自己出去，到那梯邊，站在那裏看着牠；也許我能想出一個方法來駕駛牠吧！可是沒有用。想着，你看，在這情形下，你不能幫助你自己。

有時候他們叫一門弟兄站在院子中央，背對着我們，我們便從他身上跳過去。他稍爲

彎一點，低下頭。兩手放在膝上，我們便一個一個跳過去。一個人這樣跳，便要跑得好才行。跑到了那個彎着腰的人面前，便將兩手放在他肩上，把身子舉起，便過去了。

我都知道應該怎樣做，我也跳得很對，將我兩手架在他肩上，只是我不能舉起自己。假如我能稍爲舉起一點，也仍然坐在他頭上；假如不是他執着我的腳，我便會跌下來，或許會殺害我自己。

以後伍長和其他的弟兄便捉着我的膀子和腿，把我按過那人的頭，那樣，我可看見並沒有什麼可怕。似乎我不能好好地跳過他。是因為我害怕，同時也是我的手軟無力，不能靠他自己舉了起來。

可是我這末說時，他們只是笑，不相信我。他們說：「那不能幫助你，無論如何，你得跟從。」

反之，關於「理論」方面，伍長則非常喜歡我。

他說：除他自己之外，沒有人能和我一樣懂得「理論」的。他從不先問我，只是別人不知道什麼東西時，他才轉向我：

「喂！佈倫明你告訴我吧！」

我慢慢地站起來，打算回答他，可是顯然地，他不喜歡我從座位上站起來的姿態，他吩咐我再坐下去。

「當你的上官對你說話時」他說，「你應該知座上被什麼燙着一般地立即跳起來。」他忿忿看着我，又說，「你可知道，『理論』，你也要一樣知道你的態度，而且要特別的尊敬我！」

我好像被針刺了一下般跳起來，照他所喜歡地答他：敏捷地一口氣，一字一字地照着書上所說的，答了他。

同時，他也看着那人門書，看看我有沒有遺漏什麼，可是，他讀得很慢，他不能跟上的眼光，熱情地說：

「好！」並且叫我再坐下去。

「學理」他說，「那是你知道的！」

可是請他原諒罷，我并不十分懂，而且還有些弟兄讀了四年還不懂的。例如以我的同伴沙奧帝柯克來說吧，他說當讀「理論」時，他寧可去上吊，或投水自殺。他說與其坐着讀「理論」，他寧可去挑三樹水。

我告訴他，如果他學習了去讀，那他便可在一星期內，自己讀完全部東西，但他不聽。

「永遠沒有人會向我請教的。」他說。

有一件時常使我非常恐慌，假如要我參加演習。

我不能舉起一個 pud (我自己只重 1 pud 零卅磅) 假如我走了 111 Versta, (111 versta 0.6623 mile) 我的脚便會受傷，我的心便會覺得非常厲害，甚使我覺得牠要撞壞了我的身體一般。

在演習時，我可以帶五十磅重，或許更多一些：一支槍，一個表，一個竹布背包，馬靴，一套制服，一個帳幕，麵包和葱，及其他的小物件。這樣，也許一天可以走三四十俄里。但當那天，「前進」的命令下了！當樂隊開始奏着前進曲，兩千人移動脚步時，似乎有什麼東西把我拉向前面去，我便向前走了。起初我覺得非常艱難，好像有什麼重的東西鎮壓住我一般。我的左肩使我非常痛苦，使我幾乎昏了過去，以後我又非常熱起來，我開始急速地，深深地呼吸着，我的眼睛着，好像是兩隻放血的酒杯似地突出在我的頭上。於是，我不僅在走着，簡直在跑着了，這樣才不致落後——我就這樣走完了一日四十里餘的路程。

只是我不能和其他的人一般，一邊走一邊唱。第一，我並不覺得那麼高興；其次，我不能照常呼吸，只好放棄了唱，單是在走着。

那時我覺到燃燒一般的熱，但過了一會，便輕快起來。與其說我在地上走，毋寧說我是被人拉着走好些。可是我的左肩，非常酸痛，非常熱。

我記得有一次下了一晚雨，傾盆地從空中倒了下來，我們的帳幕濕透了，而且非常沉重。泥濘很厚，早晨三點，警鐘便響了，命令下來，要我們疊起帳幕又啓程走路。我們便這樣又開始走了。

天黑路滑，大雨又在傾瀉着。我不斷地滑進了池塘裏，弄得滿皮靴都是水。我戰慄着，冷得牙齒相打起來。這樣，我便一時冷熱起來。

我們跑着，轉過來又跑，以後，我們停半個鐘頭又轉過來。這樣，我們過了整夜和整天。

但以後發生了一次的錯誤：就是一定要跑的，不是我們，而是另一隊。我們則定要站在那裏，不要移動。但以後也沒有辦法了。

已經是晚上了！我在一整天沒有吃東西。雨在傾盆瀉着，泥深沒脛，我們沒有稻草紮營幕，但我終於安排好了。於是，這些日子，便這樣過去了，每天都一樣。但我經過這次演習以後，也並沒有不好。

現在，我已經是個老兵了，我差不多還要服務一年半，——大約有十六個月。我只希望自己不生病，在這一次演習，我似乎受了一點涼，每天早晨都咳嗽，而且有時腳疼。在晚上我有些發抖，直到暖而為止。以後我便很暖了，而且很舒服地睡在床上，大概不久我就會好了。

他們說，一個人可以在醫院裏休息。但我還沒有到那裏去過，而且我也不想去，尤其是現在，我覺得更好了。那些弟兄很憐惜我。有時他們替我做我的工作，但並不是愛我。我一天拿三磅麵包，但吃不到一磅，其餘的，我給我的同伴奧勃帝柯克；他吃得乾乾淨淨，他自己的也吃光了，而且還可以吃得更多些。他對我這報酬，就是替我擦槍，有時看見我疲倦了，沒有氣力時，便替我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我也教他和幾個弟兄讀書，寫字，他們都非常高興。

我的伍長也到我這裏來受教，不過他從不給我一個「謝」字的。

那分隊長沒有喝酒時脾氣好，他對我說到「你」時用「汝」來代替，有時他請我到他的床上去睡，——我在他那裏呼吸容易些，因為那裏空氣較多。咳嗽也好了些。

只是他有時從鎮上吃醉酒回來，那便很麻煩了！我怎麼呢，——一個普通的士兵坐在他的床上！

他吩咐我起來，「立正」在他面前，並且說，他要我起來立正。

但他清醒時便又柔和起來，叫我到他那裏去，他喜歡告訴我一些書上的「故事」。有時傳令官叫我到傳令室去，叫我做報告或是圖表，或是計劃書，他自己寫得非常壞，而且樣子很難看。

我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他也很喜歡我幫助，只是不肯自認，當我做了完時，他便常常



說：

「假如司令官不滿意時，他會叫你去挑水的。」

我知道那是不確實的，第一，因為司令官不知道我在傳令室寫字，一個猶太人不能做軍隊裏的祕書；其次，因為他確實滿意：有一次他自己叫我寫一本筆記，而且非常喜歡牠。

「假如你不是猶太人，我要給你做伍長」，以後他對我說。

然而，我那伍長却常常以挑水來恐嚇我，所以我對他不得不保持一種特別的尊敬，不僅尊敬，而且在他面前還要顫抖。當他從鋪上喝酒回來，看見我在傳令室裏，他便吩咐我給他脫那全是泥的馬靴，我也只好服從他，替他脫下。

有時我不留意，那就要傷了我的手指。



## 一個冒險的士兵

法國 巴爾扎克作

當德塞將軍領率遠征軍到上埃及去的時候，有一個外鄉的士兵——落於馬各哪賓人的一羣捉中的士兵，被這些不服疲倦的阿刺伯的強盜們趕而陷於尼羅河之瀑布旁邊的沙漠裏了。

馬各哪賓人爲了要使他們自己與法國軍隊之間有充分的距離以保護他們的格外安全，他們便兼程前進，而僅僅在晚上才來休息。以後他們便在那被棕樹遮蔽着的井邊搭起了帳幕，他們把食物預先搬在那棕樹下面。他們從未夢想到他們的俘虜會打算跳跑的。他們以爲只要把他的手腕縛住便夠了。他們自己吃過了棗子和喂了馬以後，便躺下來睡覺了。

當這勇敢的外鄉士兵看見他們已經熟睡，不再注意到他的動作時，就利用他的牙齒，偷到一把短刀，緊緊地夾在雙膝之間，用以割斷那縛住他底雙手的皮帶，於是他就恢復了自由。他即時搗得一枝馬槍和一把長刺刀，以後又未雨綢繆地拿了些乾棗子，一小袋燕麥，和一些火藥及子彈，并把那一柄短刀掛在他的腰間，接着就騎上一匹馬，直向着那他以爲是法國軍隊所在的方向馳去。當他一看見哨兵時，便手忙腳亂地一再壓着那已經疲乏了的馬快跑。就在這樣匆促當中，那馬屁股都被馬刺刺破了。一會兒，那可憐的畜牲便精力盡地倒在地下死了。這時只剩下這個法國兵孤苦零仃地在那沙漠中。五更天，他

他以一個逃犯所有的勇氣和堅忍的精神在沙漠中走了許久以後，因爲天已經晚了，便

不能不停下來歇息了。不管東方之夜怎樣地美麗，天色怎樣地美妙，他雖然很願意繼續他那疲倦的旅程，然而他覺得他沒有氣力了。幸而他已經到了一座小土坵旁邊，這土坵頂上生着幾棵棕樹，棕樹枝在空中招展着，遠遠地可以望見。這使他的心兒得着些希望和安慰。

他因為十分疲倦了，竟敢把自己摔倒在一塊被大自然奇異地形成和行軍床一樣的青石上面，他並沒有注意到任何防備，一倒下便鼾聲大作。睡到半夜光景，他被一種怪聲擾醒了。他坐了起來，那主宰着他周遭的深沉的靜寂，使他能夠從那忽高忽低的呼吸聲中分別出發這聲音的器官之粗野力量，決不是人類所能有的。

由於當時的寂靜，黑暗及他的揣想所增加起來的一種非常厲害的恐怖，使他的內心害怕得冷縮了。當他的眼睛睜得極度時，便從那昏暗中看見了兩面隱約的像琥珀光的鏡子，這使他覺得毛髮直豎起來了。起初，他以為這兩面鏡子是他的幻想的錯覺，但在片刻之間，夜間的閃爍的微光幫助他漸漸地分別出這洞穴周圍的東西。這時在距他兩尺遠的地方，他看見有一頭巨大的動物在躺着休息。那是獅子呢？是老虎呢？還是鱷魚呢？這外鄉人並沒有充分地受過良好教育，能使他明白他的仇敵應屬於這三類中之那一類；因為他的無知，使他立即就幻想到各種驚懼，於是他只有更加恐怖起來。當他注意到那離他如此近的呼吸聲之每一種變化時，他忍着更深刻的痛苦，簡直動彈也不敢動彈了。

有一種像狐狸般有弱戰力的，但似乎更加刺鼻或腦的氣味溢於穴洞中。當這外鄉人嗅到了這種氣味時，他的恐怖就達到了極點，因為現在他不能再懷疑，那在他身旁的就是一個可怕的同伴，而這同伴的洞府又是被他所利用來做窩了。

月亮慢慢地沈到地平線下去了，牠的反光把那穴洞照得明晃晃地，眼前漸漸地顯現出了一片豹子底光明燦爛而有斑點的皮膚。

這埃及豹子躺在睡聲，蜷縮着像一條大狗，像富麗堂皇的旅店門前守戶的大狗。牠的眼睛睜了一下，以後又閉着了；同時牠的臉孔轉向着那法國人。無數紊亂的思潮盤旋在那法國人的腦海中。他是否應該照着他最初所想的辦法，得一槍打斃他呢？但他看得很明白，那兒並沒有充分的空間來給他來瞄準；槍口將會跨過那動物的身體——子彈將不能命中目標。而且假如他醒了怎麼好呢？——這恐怖使他不敢動作，只是心神緊張。

他聽見他的心在那麼可怕的靜寂中跳躍着，同時他又詛咒那因他的血流過速而發的太過急劇的心跳聲，因為這心跳聲會驚醒那可怕的動物的睡眠。牠如果睡着，那會給他以時間來計劃怎樣逃走。

他有兩次把手放在他的短刀上，決計要砍下他的仇敵的腦袋，但當他一想到那密生着厚毛的獸皮是不容易砍掉時，他又放棄了這冒險的嘗試。要是砍不中，那他自己一定要喪命。於是他採取了一個公平戰鬥的機會，他決定等待天明。他所期待的天明並沒有多久。

黎明一下就降臨了。

他現在能夠從容地觀察這豹子了，牠的口滿塗着血。

「她已經吃過很好的一餐了」，他說。他並不煩勞自己去猜測牠這很好的一餐是否人肉，「當他醒來時不會很餓罷！」

牠是個雌獸。牠那屁股上的茸毛白得發亮。有許多天鵝絨似的小斑紋織成了美麗的臂鉤，圍着他勁腳爪。牠那彎曲的尾巴也是白的，末端繞着幾個黑環。牠背上的毛是黃色的，好像沒有磨亮的金子一般，輕柔而細軟。牠還有着美麗底絹織玫瑰花一般的特殊斑點，這些點使牠們一看就知道這豹子是和其他貓類不同的。

這可怕的女主人安靜的躺着，打着呼嚕，姿態溫文而從容，好像是一隻躺在擗凳的墊子上面猛貓一般。她那滿塗着血液的腳爪，又犀利又有力，伸出在她自己底頭前面，她底頭伏在她的兩腳上面，同時她的緣邊又射出那直而細軟銀絲似的鬚。

假如這外鄉人看見她圍在籠子裏是這樣地躺着時，將無疑地會讚美這動物的柔美，和她那顏色鮮豔而閃爍着的一種高貴而華麗的袍襖。但當時他所看見的景象却顯然不同，那是因為他預感到禍害就要發作的緣故。

這豹子的儀表，即令她在熟睡着，對於他也還好像傳說的一條蛇有吸引力的眼睛對於夜鶯所有的吸引力一樣地有力。

這士兵的勇氣在這無聲無息的危險之前慢慢地消失了，不怕他是個就在放射着子彈的大砲口前也能鼓翅勇氣的人。可是還有種勇敢的念頭，使他底心境光明了起來，並使他牽住那流出冷汗而凝受在他額上底泉源。他好像逼於要作困獸之鬥的人們！——他們原是視死生如浮雲，而默身於加害者一樣，僅僅把這事作看一段悲劇的插話，決定竭其全力和盡其光榮和牠奮鬥到底。

「前天阿刺伯人也許已經把我殺掉了」，他說。

就這樣把自己當作已斃死了的他，勇敢地帶着好奇心等待着他的仇敵之感覺。

當朝陽出現時，這豹子忽然睜開了她底眼睛；旋即用力伸出底腳爪，好像要掙脫束縛似攢。接着她又張口打呵欠，現出她那可怕的武器——牙齒，和那粗得像鐵錘一般的尖利舌頭。

當這位法國人看着她這樣溫柔地，風騷地打着滾，翻着身時，便想道：「她像個女人一樣柔美」。她蹣跚去她脚上和一邊的血液，同時一再溫文地撫着她的頸項。

「不錯，你且修飾一下罷！」這法國人對自己說。他勇敢地恢復了他的快活。「我們現在就來互祝早安罷！」同時他又想到那從馬各哪賓人那兒竊來的短刀。在這時間，那豹子就掉將她的頭來向着他，不轉睛地凝視着他，此外並沒有其他動靜。

她那有着金屬光澤的說利的眼睛，和那不能抵抗底光輝，使他戰慄起來，這野獸走近

他的身邊，他溫柔地看着她，凝視着那光亮的眼睛，盡力地吸引着她，綜之就是撫慰着她。他一點也不敢動地讓她挨近他，然後提起他的手來溫柔地把她從頭到尾摸遍了全身，并且搔搔那把豹子的黃色背項分開的柔韌脊骨。這豹子輕輕地而且風騷地搖着尾巴，她的眼睛變成柔和而溫文了。當這法國人對她完成了第三次的有趣的獻媚時，她便發出一種像貓兒表示快樂般的嗚嗚之聲，但那聲音從一個那麼深而有力的喉嚨裏發出來，在洞裏回響着，就像一架風琴之最後的和音。繞在一間禮拜堂的圓屋頂下一般，這外鄉人看見了他撫摸她的價值，於是再三再四地去撫摸她，直到那威風凜凜的動物完全馴服的時候爲止。

當他確實覺得他那反覆無常底同伴之兇殘已經消滅了！——即是她的貪慾幸而在頭一天已經滿足了時，他便起來，離開那洞穴，打算走了。那豹子讓他出去，但當他走到小山頂上時，她却跳了起來，好像一隻麻雀在樹枝上從這枝跳到那枝一樣，輕輕地在他後面追隨着；同時，她又好像家貓一般弓起背脊摩擦他的兩腿。然後她又舉着那有些溫和的眼光看着她的客人，并發着動物學家比之爲鏗鏗一般的狂叫。

「太太是有所要求」，那法國人微笑着說。

他竟有勇氣去玩弄她的耳朵，撫摸她的身體，並且時重時輕地用手指甲搔搔她的頭頸了。他的成功鼓起了他的勇氣，他用他的刀尖去刮她的頭壳，守着一個妥適的時機就殺掉她。但她那骨頭的堅硬，使他戰慄，終於恐懼地失敗了。

這沙漠中的女魔王，對牠的奴僕顯得更溫柔了。她仰着頭，伸着頭，她那尋樂的姿態之恬靜，流露出了她的快樂。那兵士忽然想起得一刀殺死這野蠻的公主，而且他必須一刀深深地刺進她咽喉裏去。

當他舉起刀時，那豹子因為滿足了，便無疑地溫柔地倒在他脚下，同時仰視着他，雖然她的本性凶殘，但那眼光中顯然浮着善意的閃光。這樣一來，這可憐的外鄉人，一時很無氣力了。他依着一棵棕樹，吃他的棗子，時而向着那沙漠的遠處投着探詢的眼光，在尋求一個救星，同時也把眼光投向那可怕的同伴，等待他那種反覆無定的同伴會給他以憐憫的機會。

豹子注意着那棗核所落下的地方，每當他掉下一個棗核的時候，她便舉起商人的猜疑眼光來觀察那法國人。可是這觀察對他似乎是有利，因為當他吃過了他的簡單的餐食時，她便以她那有力而粗惡的舌頭去舐那嵌在靴子上纏繞裏的塵土，她這樣的情形是十分可驚的。——「呵！但當她真餓了時怎麼好呢？」這外鄉人想。不管這念頭而生的戰慄，他的注意力依然奇怪地被吸引到那豹子的勻稱整齊的身段上去了，這動物無疑地是她同類中最美的典型。他開始用眼光去打量她了。她肩上有三尺高，尾巴不算有四尺長，這尾巴是她有力而着的武器；差不多有三尺長，圍得像一條木棍。頭像一隻雌獅子的頭一樣大，聰明狡黠的姿容使她特別惹人注意。老虎的本性之冷酷主宰着她，可是配着一個彷彿女人一般的面孔。

裏的半邊沙漠中之女皇有些兒像羅馬暴君尼羅（Nero）酒醉時一般的快樂；她對於血的飢渴停息了，現在她要一點兒娛樂了。

這莽士試試看他能否走來走去，這豹子讓他自由，僅以眼光追隨着他為滿足。她這種樣子，與其說是像一頭忠實的犬親切謹慎地守護着主人的動作，毋寧說是像一頭 *BECCA* 大貓的不安和各種猜疑的動作。

當他向四周一望時，他看見他的馬的屍首在泉水之旁，那豹子把牠拖前來了，而且已經吃去了三分之二。這種景象鼓起了那法國人的勇氣，這對於當時那豹子之不在，和他睡覺時，她對於他的忍耐，不把牠吃掉。是很容易明白的了。

這最初的幸運，鼓起那兵士的勇氣去想到將來。他想到和他的同伴繼續友善和分享她的空。及試用各種方法使她馴服，并努力使她的溫愛於他有利的狂妄念頭。

他拖着這念頭回到她身旁。當他走近她時，他看見她微微的搖着尾巴，使他覺得有說不出的快樂。他毫不恐懼地坐在她身旁，同時，他們開始一起玩了。他把住她的脚和嘴，揉揉她的耳朵，并撫摸她那溫暖的、雅緻的肚子。她讓他為所欲為，而且當他開始摸弄她脚上的茸毛時，她小心翼翼地縮起她那銳利而彎曲得像一把 *Damasus* 的刀一般兇利得足以刺人的爪。

法國人把一隻手放在他的短刀上，同時想等待機會把牠插進那猶如希臘人的動物肚



裏去；但他唯恐在她那最後拚命的掙扎中被她扼死。此外，他覺得心裏有種歉意，這歉意使他尊敬那一點沒有害他，對他一直沒有敵意的動物。他似乎在這無垠的沙漠中發現了一個朋友，同時在心裏半意識地回到他的舊情人，這情人在開玩笑時他以渾名稱她爲「Mignonette」。

這青年時代的回憶，引起他把這渾名給那豹子的念頭；他不再那麼地恐懼她，而去欣賞她那嫵雅的敏捷，伶俐與柔和了。天將近晚時，他對於那危險的處境已經如此熟習以致有四五成喜歡他那險境和其中的痛苦了。最後的他同伴已經那麼馴服了，不論何時他以低聲叫她爲「Mignonette」時，她便有抬起頭來看他的習慣了。

自他到那兒以後，那沙漠中便成爲有人居住的地方了。那兒有着一個生物，他能夠和牠談話，牠的凶猛現在已馴服成爲溫柔了，雖然他不能對自己解釋這奇怪的友誼。他似乎因爲心頭焦慮着要使自己驚醒和防備着，以致漸漸地屈服於身心的困乏之下了。於是就倒在那潮濕的地板上沉沉地熟睡了。

當他醒來時，Mignonette不在跟前了，他爬上山去看，他看見她在遠處跳着長步回來。這種跳躍是那種因脊椎骨極度柔軟而不得跑的動物所特有的。

Mignonette 爪上滿帶着血回到洞邊；她接受到她那奴僕急急地獻給她的歉殷——她常常慣於輕撫，并以嗚嗚之聲表示她是如何地樂不可支。她的眼光充滿着倦意，比前一天

更加溫柔地看着那外鄉人；同時他也好像對家畜一般對她說話。

「呵！小姐，你是個好姑娘呀！不是麼？你看，我們都喜歡被人寵愛，不是麼？你自己不害羞嗎？你總吃過了一個阿剌伯人吧？唉，算了，那沒有什麼關係。他們也是像你一般的野獸；但你不要咬一個法國人，記着在心裏，否則我就不愛你了。」

好像一頭狗和牠的主人玩一般玩着，讓自己被翻着打滾、撫摸等……，有時候她還把腳放在他膝上，做出一種美麗的請求姿態，向他獻媚，要求和她玩。

有一天，在正午明亮的陽光下，有隻鷹盤旋在空中。那位外鄉人便離開了他的豹子，去注視那位新客；但過了一忽之後，那被撇下的女魔王便發出了一種深沉的吼聲。

「上帝打救我，我相信她在妒忌，聖處女的靈魂附在她身上了，我敢斷定。」他看着那威嚴逼人的目光又現在她那有金屬光澤的眼裏時，便這樣叫着。

那鷹消失在天空裏了，同時那士兵也被那豹子的顯然不歡和她那圓滿的肚子以及溫文完美的姿態所吸引，便又去欣賞她。她的姿態有着青春和柔美。牠皮上淡黃色的茸毛有着精緻的條紋，直截到她那雪白的茸毛屁股上；灼灼的陽光把她那充滿着活潑的金色輝煌和閃爍她那難以描寫的各种褐色斑紋的光輝都照了出來。

外鄉人與那豹子從此用一種滿含着意識的眼光在相看着。當她覺得她的朋友用他的手指搔她那堅硬的頭顱骨時，她快樂得顫抖起來。她的眼睛像電般閃爍了一下，隨即又緊

假裝地倒下。

——她有靈性的——他叫，看着這沙漠中女皇的肅穆影子，像沙粒一般地金黃，像沙之拋擲着，金光一般地潔白，像沙粒一般地發閃閃在裏充滿着熱力。

會這中竟敢一刺這些有些尖然中顛了。接洽以第一人稱——兵士，自利法繼續下去。——  
——由那忽然她猛烈地掉向我，用她那尖利的牙齒攔住我的屁股，但并不很兇猛，（事後才這  
——樣纔知我以爲她想吞掉我，於是把短刀插入她喉嚨裏，她打着滾，慘叫着，那種叫聲簡直  
——聽得手裏的靈魂；在離那垂死的挣扎中她還看着我，但並沒有怒意。如果能恢復她的生  
——命，我常願犧牲整個世界——）和我那邊沒有得到的十字架勳章，以及其他一切，來贖回她  
——的性命。我好像刺殺了一個真正有人性的生物一個朋友。當那些士兵看見我的旗子來援救  
——我時，他們看見我在傷泣中。

——「嗚呼，唉！先生，德國，西班牙，俄羅斯，法蘭西各處的戰爭我都經過了。我的軀體  
——日幾乎走遍了全世界，但我沒有見過能與沙漠相比擬的東西。」

——

## 波斯的聖日

美國 楊漢南作

那是穆罕蘭的盛大的日子的前夜，——所有聖日中之最聖的聖日；這是全國人民追悼那些依照預言書上的死而死於歷代的戰爭中的有名望的伊曼（Imam 回教王侯之尊稱）的日子。穆罕蘭的人民對這聖日整整地準備了一個星期。有錢人穿着黑衣，捐贈錢財作這聖日中所需要費用；窮人則呼號着，慟哭着，至於那些中產階級，則在寺院裏看守着，和服務着，或者他們中最虔誠的則參加窮人的隊伍裏。他們每晚羣集於城中各個寺裏敲着鑼鼓，吹着笙笛，慟哭着由那鬼向各條街道出發。

這晚，不管各寺廟裏擠擁着多少人民，然而一切都靜悄悄地，好像這活躍着的波斯城已經深深地在睡着爲這聖日而休息了似地。因爲除了那些搖樓、飢餓、醜陋的男人和孩子們羣集於寺院裏以外，還有誰會用刀在劈他們的頭顱，用鐵鍊在扯他們的背脊，用手掌去打他們的胸脯，或是站在那殘酷的鞭答前面受着鞭撻呢？有錢人自然不會，他們連看也不會跑出來看一眼；至於那些中產階級呢，他們有吃有穿，也不會這麼，只有那些窮人才會供獻自己，來受這種苦刑。

他們焦急地在等着當局分給他們的那些白帷帽和刀子黑長袍和鎖鍊爛泥和稻草等等東西，真的，由那天的磨折而死的人，他的最大的報酬據說就是可以一直上天堂，而無雷在

他們的善行與惡蹟對照清算的時候，照例要在埃及裏遲延了四十天。但這是非常少的，大概只有最虔誠的人才相信那話。那些窮人心裏所想念的只有這聖日的末尾他們將要得到的食物，——那種一年只有一次到他國中的盛饌，以及可以給他們那裸露着的身體改爲短衣的新帷裙和長袍等等東西。這些念頭非常牢固地生在他們的心裏，以至無暇去想到那些刀，那些鎖鍊，以及那些鞭子在第二天將賜與他們的痛苦。甚至極小的 小孩也忘記了這些。

當雅拉爾站在那些廟宇中的一家庭院的人羣中的一角裏時，他也滿懷着這些念頭。他那幼小的頭上已經負着前三個穆罕蘭的傷痕了。因爲他是父親的獨子，他父親愛他甚於自己。他靈魂，所以不管每年這一次的節日將有好食物到他兒子那飢餓着的肚子裏來。他也沒有讓他這孩子的可愛的頭兒在他十二歲以前被割傷的。不，他父親還將他自己節日所吃的飯和肉都留了起來，放在手巾裏帶給他的兒子吃。

假使他吃得好，穿得整齊的話，無疑地，這孩子是很好看的。他有着他母親那漂亮而聰明的容貌，兩顆黑眼睛裏常常帶着一種憂鬱的神情，而且他那瘦削而蒼白的臉上，更有着他母親那對柳眉和滿頭黑髮的特徵；同時也有着他父親那種瘦長的身材。

「你打算參加那一組，雅拉爾？」一個孩子走近來問他。

「這組是劈頭那組，」雅拉爾答。以後俯視着他那穿着由去年的穆罕蘭所分得的帷裙而

改做的破短衣裏露出的胸膛。於是又說：

「我極要一件短衣。」

「我是參加鎖練組的，」另一個說。接着忽然兩眼明亮起來：「你聽見了沒有，雅拉爾？那天那些有錢人將供給我們比以前更好的飯食呢。我聽見摩拉（Mallash）回教教師，去耳其之最高法院向他們要求的。」

這時他的眼睛消失在遠處了，於是雅拉爾也說：

「他們都很慈悲。他們每年都供給我們很好的飯食。」

「一個個較大的男人聽見了這兩個小孩的談話，他當時走近前來：

「他們做這些事不過是爲了他們的名譽罷了，此外並沒有

什麼好處。」

雅拉爾自小就常常聽見許多窮人說過這話。也許是真的罷？他承認，但他却對那人

說：

「到處都有好心人的，老兄。」

正當他們站在那裏的時候，許多兵士出現了，開始在分發帷裙、長袍、刀和鎖鍊。

雅拉爾一接到帷裙和一把尖銳的屠夫的長刀——因爲刀子不夠分配，——沒有等着對誰

說句話，立即就走回家去。

他獨自一個人走了回去，雖然有成羣結隊的男人孩子們在和他走着同一方向，可是雅拉爾自嬰孩時代至今，始終是個孤獨的孩子，當他父親在日時，不是自己緊抱着他，就把他一個人放在街角裏玩，但決不讓他和別的孩子在一塊。他走過市場上的有屋頂的街上，那兒所有的鋪子的大木門都關起來了，所以那條街看去好像被木牆圍着一般。成打的迷路的黑狗從那暗角裏起來跟着他，——因為在那些地方是不許殺狗的。雅拉爾曾聽人說摩拉們會要求那些有錢人今晚赤着腳，手裏拿着燭火在街上行走，假設在找尋那些伊曼們的屍體。但他雅拉爾舉頭四望，他只看見窮人們而沒有看見其他的什麼。沒有，連這點小事雅拉爾也從沒有見過任何有錢人來做過的，他知道沒有旁人會見過他們，也沒有人敢問及他們關於這些事情。

轉了個灣角，雅拉爾走進一條「窮人街」裏。早秋的夜晚已經漸漸地撤下來包圍了這城市。在這黑暗中，雅拉爾看見那些婦人與孩子們坐在他們的門口在等着他們的男人。他沒有向誰舉起頭來，一直走向他自己的家裏去。他沒有舉起頭來看任何人，或任何東西，因為他對於這街上的一切景物都如同他自己的兩手一般地熟悉了。

這「窮人街」是條醜陋、破爛，而且骯髒的街道。牠被拋棄在這富貴的大城的一邊，好像不能給這城中其餘的人們看見或是碰到似地孤獨地被拋棄在那裏。這街道的一邊是一列被風雨所侵蝕了的依附着一面頹牆的破茅屋，在昔日，當那些城市還被高牆大壁繼

衝着的時候，這面頰牆曾經是這個城的一面大牆。這些茅屋失望地依靠着牠，好像一個孩子依靠着他母親的面罩似地，好像從牠身上得到力量以支持他自己似地。這街道的另一邊，是公共澡堂的泥的圍屋頂，給店主人和挑水的人洗澡的浴室。這些人他們有他們的價值的，這些浴室好像小圓山似地分散在他們自己的灰上。浴室那邊流着一條小溪，供給那幾茅屋和這些浴室的用水。這小溪是發源於距城中心大約一里遠的一個自鑿的地下泉，水在那裏是純潔清淨的，可是因為這溪流向這裏時，在地面上經過許多街道、院落，同時人們又將各種污穢的東西放在牠的兩岸，所以發出一種強烈的腐化的臭味，同時混雜着這窮人區裏所死了的種種東西，而且一天天地在這裏腐化了的各種的臭味。

◎ 赤見露體的髒孩子自朝至暮在這街上玩着。在夏季裏那些孩子因為塞滿了一肚子那種可吃的草之故，肚皮脹得如鼓似地掛在前面，他們那天然的黑皮膚則變為一種淡青色；在冷季裏田野裏連草都沒有吃的時候，他們的肚皮則縮落得好像是個空的水皮袋，而他們的顏色也變成幽靈似的帶着一種蒼黃色的。那些小東西頭上一年到晚都生滿了瘡，血流到臉上。這種瘡只有市上賣的一種強烈的黃粉可以醫治。可是銀錢並不容易到他們窮人手裏，他們只好讓牠滿頭生着。

雅拉爾將走到街尾了，那兒是鄉村開始的地方，他轉過一邊走入自己的家裏。公共澡堂後面的一塊小小的灰地，那就是他的家。灰燼當作他家裏的地板，他從鄉村裏拿來的糞



塊圓石頭就是櫃的膝，頂上的天空就是牠的天花板。一條污穢的破被，幾塊破瓦片就是牠唯一的家具。

雅拉爾將他所得到的最寶貴的帷裙和刀放在破瓦片的下面。他把牠們這樣藏著，因為恐怕那些住在牠四周的孤兒偷去。以後便將那破被蓋在身上，躺在那溫暖的灰面上，這些灰是他那天早晨由那澡堂的主人倒掉的熱灰堆裏拿來鋪在他的棲身所地上的。他閉着眼睛想睡覺，可是今晚睡眠却老是不肯來臨。真的，他整天沒有吃什麼東西了，但並不是飢餓使他不能安睡。而且恰恰相反，因為明天將有好的食物了，這食物甚至於可以支持他經過許多飢餓的日子。他是爲了在回想前幾個空虛空虛，這記憶忽充溢着他的腦海，擾亂他的血液，使他不能睡眠。

這孩子回到三年以前他第一次所參加的穆罕蘭。這次的記憶和他特別密切，因為當時他父親尚在。當他回想起他父親那瘦骨嶙峋的兩手怎麼溫柔地捧着他的頭兒，仔細地打量着他頭上這小小的瘡傷，看看他的頭兒可能夠抵受剃刀的刮傷時，他那靈敏的下頷在戰抖着，眼滿是淚水。他父親當時對他說：

「不要害怕，寶貝。只是被剃頭師傅的剃刀刮傷了一點點的。」接着又滿眼焦慮地說：「記着，不用你自己的手去打。」他說話時的顫抖的聲音現在又清清楚楚地在他的耳膜裏響着，好像他父親正睡在他身邊的灰土似地。

他記着這些話，而且其後每向穆罕蘭他都記着。他明天也一定又要記着，雅拉爾知道的。

他父親的這種記憶有許多藏在這孩子的心坎裏。難得一日有一兩件事情不引起他在回憶他父親的，而每一想起了他父親，他的下頷不發抖，兩眼不流淚，也是少有的事。

至于他母親呢，他却不記得什麼了。她已經死了，在生他的時候餓死的。

次日早晨，雅拉爾在紛亂和喧擾之中醒了過來，因為男人和孩子們都穿着他們的白帷裙、黑長袍，衝向寺院裏去，好像衝去結婚似地。雅拉爾跳起來，披上他的帷裙，這，帷裙自頸上一直蓋到膝下；拿着他的尖刀，急急地走向最近的寺廟裏去。不管城裏怎麼樣的喧嘩和紛亂，時間却依然是在大清早的時候。太陽剛剛從山後衝出來，大約一打左右的喊禱告者在寺院的陽台上喊出和諧的聲音，喊着禱告者在這最聖的聖日中做禱告。

雅拉爾慢慢地走過人羣中，走近那條通向寺院裏的石階。那小小的雕刻的木門已經開了，可是沒有一個男人走了進去，在那朦朧燭光裏，雅拉爾可以看見那些掛在白牆上的壁詩上的閃着光的金字，和那黑黑的黑字。他也能夠看見幾個帶黑面罩的女人坐在那有色的地毯上，於她們聽着摩拉以唱歌般的聲音在讀着這些伊曼被殺的古代戰爭史時在靜靜地哭

着。可是這寺廟以及其他的一切廟宇的庭院在太陽還沒有昇到天頂，變為廢墟了。理髮

師的袖子一直捲到肘上，在所有有頭髮要剃的人的頭上剃了個大圓圈，同時磨漆了塊地方，用他那尖利的剃刀在上面割破了一兩塊傷。鮮血流了出來滴在他們的臉上，和那潔白的帷帽上。當那些理髮師那些男人剃好了以後，便輪到小孩們的頭上了。在這些小東西中，有的只有三歲光景，好像小羔羊似地站在理髮師的面前。當他們的血滴到臉上，流到嘴邊時，他們便伸出飢餓的舌頭來在舐着。

輪到雅拉爾的時候，他心裏有點驚動，同時覺得兩手出汗，冷而發抖。他知道那刀又尖又利，同時理髮師又可自由使用牠，不管牠割得多少深。可是替他剃的理髮師却很小心，彷彿已故的阿卡帕爾站在那兒似地，好像四年前，他還活着的時候一般焦急地站在那兒對着理髮師在說：

「老兄，小心一點吧，這是我唯一的兒子呢。」

現在是理髮師只在雅拉爾的頭上割了兩處小小的傷痕。他誇：

「沒有多大的傷害吧，孩子？」

「沒有，」雅拉爾說。

的確，雅拉爾並沒有感到那傷痕，因為那塊地方給那人磨得麻木了。他只覺得血流到臉上，同時看見牠一點點地滴到帷帽上。

當他在那兒等着其他的一切準備時，雅拉爾舉起頭來看看那一切的情景，雖然從前他

已經看過許多次的。

圍着一匹蓋着一件血衣的馬站着的一羣人，他看見他們是屬於鎖練組的，已經預備好了的男人和孩子們站在那裏，他們穿着背上開了一個大洞的黑長袍，一串沉重的鎖練掛在他們那赤裸的瘦瘦的肩胛上。另有一羣人站在那裏，頭上披着泥沙和稻草，表示悲悼的標記，同時赤着胸膛，準備給他們自己的手搥打着。再還有一羣穿着女人的衣裳的人也站在那裏，這些雅拉爾知道他們是代表這行列的俘虜的。穿着紅衣的男人們騎着馬在他們當中，手裏揮舞着鞭子，好像急于想開始鞭撻那些俘虜似地。

雅拉爾又看見一個人獨自站着，他是準備犧牲他的生命的。他默默地站在那裏，身上釘着許多釘子，釘上掛着鏡子，同時又有許多鎖着他的肉。雅拉爾看見這種情景，不禁背脊冰冷。這人什麼時候能夠完結他這種情境，只有這人自己知道。可是這人的意思却不在這些釘子和鎖頭賜予他肉體的痛苦，而是那天什麼時候必需到來的死，帶着他一直昇天堂的事情。

「他是多麼虔誠的人呀，」雅拉爾想。「的確，我們其餘的人做這種事只不過爲了吃的東西。我知道我自己就是爲了吃的東西來的。」

可是他在這麼想着，覺得有點慚愧，自疚地向四周望了一眼，好像看看有沒有人知道他的心事那麼地。

和這些悽慘而醜陋的景象相對照的，就是那些可愛的富貴的孩子。當羅拉爾的兩眼找到了他們時，牠便停在他們身上了。他們和這一切的人隔了開來，這樣，其他一般普通的人便不會碰到他們，——那些有錢人的孩子，如伊曼們的孤兒和新婦，他們騎在馬上，坐在飾着絲綢的車廂裏，或騎在驢背上。他們坐在那裏，穿着美麗的錦緞和天鵝絨，滿身帶着珠寶，而且有着整天寸步不離的僕人小心翼翼地跟隨着。雅拉爾看見，當那些華麗的小寶貝看見那些流着血的頭時，他們的眼中都充滿了恐怖，同時他們的臉上也都陰沈着，彷彿他們的腸胃不能消受這種景象和熱血的腥味似地。——在那些孩子的空際飄揚着有色的旗幟，當中有着金銀的手，這是象徵伊曼們的聖手的。

那時在一個人民不懂得什麼秩序的地方，無需多大的惶惑，一切都準備好了，鼓聲便開始了，接着便是幽揚悲哀的笛聲，最後男人和孩子們的呼號。隨後儀仗便開始了，每一羣都在他們自己的組裏移動着。呼聲起時，窮人中有許多竟變成了歇斯的理亞症地用刀拚命地劈着他們自己的頭。於是他們便昏倒下來，死在那裏。接着那些坐在屋頂上看着的女人，便互相私語：

「那裏一個人上天堂去了。」

那些女人在哭着，他們中有許多不知道他們究竟是為那些戰死沙場的伊曼而哭，還是為了那樣受着苦刑經過她們面前的丈夫兒子而哭。

那些在鎗械組裏的在做着他們應做的事。他們時時在一羣裏懶惰着，而且面對着那血馬，以一種聲音爲牠已故的主人喊着悼惜的言詞。和着他們的聲調，他們舉起肩上的鎗線來打擊他們的背脊。他們的背不久就變成了黑的，青的，和許多劈開的傷痕，好像用尖銳的剃刀劈的一般。同樣，那些用掌擊着他們的胸膛的也狠狠地拍着，於是他們的胸膛變成了生豬肉一樣的紅。至于那些俘虜們則在紅衣人的鞭撻之下，他們的尖叫聲尖入雲霄。但在這一切之中雅拉爾總是設法保護着他自己的頭。阿卡帕爾那句「記着，不要用你自己的手打」的話不斷地在他耳朵裏響着。

只有那些富貴的孩子新鮮而可愛地騎着馬經過街上，好像他們的父母曾經吩咐過（事實上也確實吩咐過）他們高貴的身上不要有一點傷痕，他們美麗的衣服上也不要有一點血帶回去似地。他們好像雅拉爾在市場上聽說書的所說過的君王和公子一般地在騎着馬。雅拉爾從那依然在流着，他眼睛上的稀疏的血綫中可以看出那些富貴的孩子。當他看着他們時，他心裏想：「我願我也是他們之中的一，我也會騎着一匹馬，吃穿得和他們一樣，」但這並不是他的妒忌。

將近正午的時候，雅拉爾聽見那儀仗前頭的男人的呼喊聲忽然變成尖銳的絕叫。

「那是另一羣人和我們這羣人相遇着了」。雅拉爾聽見他旁邊那隻一隻手捏着他的哥子的孩子說。

雅拉爾離開他的行列，走上前一點去。真的，由別一個方向來的一羣人碰着他們這一羣人了。這兩羣人當中，好像突如其來的暴風雨似地開始在械鬥起來。那些從來只是向着他們自己身上的刃、鎖鍊和掌擊，現在轉而向着他人了。在那紛亂中雅拉爾看見那些富貴的孩子們急急地拉到一邊去，他知道他一定要跟着他們去。這種械鬥在每年的穆罕蘭是極普通的，但雅拉爾從沒有參加過。所以現在他縮到一個角落裏去，緊緊地挨着一個鎖着的小門。然而他知道就是那兒也不安全。所以他聯合着兩三個走到街上去叫喊着關於械鬥的孩子，使那械鬥更惡劣了十倍。他又和那些孩子向屋頂上的女人叫喊着：

「男人們，孩子們在倒着快死了。」

於是那些母親們益發哭得厲害，希望她們能夠衝到這械鬥中去把她們的孩子拉開去，因為這些小孩在那些白刃交擊之下比任何伊曼被殺還要慘的殺了。

可是當那些兵士們來將這械鬥排解了以後，雅拉爾又回到行列裏去，找到他那一羣人繼續前進去了。

遊行在正午的時候完了，城中却又冷靜起來。在雅拉爾沒有接受到他的那一餐免費的飲食之前，跟着威亞結隊的男人孩子經過血染污了的街上走到澡堂裏去洗個免費的澡。窮人荷非常擠擁。除了有錢人的孩子在衝回他們的家裏去外，人人都去洗個免費澡。

雅拉爾走進一家充滿了蒸氣的澡堂裏，那黑暗而骯髒的大房子裏擠擁着，那些專門替

人洗澡的則赤裸裸的，只是腰間圍着一條紅浴巾在那些有血的頭上和污穢的身上工作着，雅拉爾在一個角落裏找到一個立脚地，站在一個替他洗澡的一雙粗糙的手，和一個更粗糙的洗澡袋底下。那人替他洗好了以後，便將一條紅浴巾包着雅拉爾的頭，微笑着惡毒地雲着他那醜陋的受了傷的眼睛對雅拉爾在說：

「你頭上沒有多大的傷呢，孩子」。

「因為刀子不利」。雅拉爾答。

現在洗乾淨了，他整整一年沒有洗過澡了，雅拉爾將他的帷裙洗好了以後，便走了出來，帶着一家茶室走去。那裏招待這孩子進去坐下來和其他的兒童一同吃東西和喝茶。他一到晚都在清茶室前經過或邊巡在那門口，凝視着裏面充滿了熱氣的地方，幻想着他能自由進去的今天，好像他自己的袋裏有錢去買他所要吃的東西一般自由地在進去。

一個袖膩骯髒的僕役，將一個冒着汽的盤子放在他面前，一個堆滿了菜飯的盤子——這個人所吃的一樣的菜飯——肉、蔬菜、油炸的有香料的硬殼果，以及裏面加了一點雅片煙，使牠有麻醉性而且有快感的茶。

雅拉爾吃得連喉嚨都塞滿了。在下午回到家裏他將帷裙舖在浴室的屋頂上晒，晒乾了以後便開始工作，把牠栽下來，縫成了一件短衣。

現在這世界是舒適而安樂的所在了，好像再也沒有飢餓在等待着他似地。他記得他所



參加過的第一個極罕聞。當時他問他父親，那些有錢人是不是天天吃這種東西的。阿卡帕爾對他說兒子的無知微笑着說：

「他們吃的那種東西嗎？那只是他們的僕人吃的呀，孩子。」

雅拉爾一直到現在還不相信。除了在天上以外，怎麼能有比這更好的食物呢？是的，這世界今天對於雅拉爾是個心滿意足的所在了，不管他頭上那刀傷，這傷現在還沒有十分痛得厲害，因為麻痺和那點點鴉片的力量還沒有離開他。雅拉爾那麼滿意和快樂，以至滿懷希望地對自己私語着說：

「誰知道，也許人家會把我帶進多維勒的隊商（結隊旅行的商人）住宿舍裏去。也許這裏還沒有到天冷他們就會把我帶到那裏去。我現在比從前在那裏的時候大了。」

可是當他將短衣縫好了，穿在他那件破衣面上睡了一會兒以後，便因頭上的劇痛而醒了過來。于是他的快樂的世界便粉碎了。雖然在他這樣大的年紀不好意思哭，但也忍不住哭了起來。他坐起來將頭上包着的浴巾解開。然而那傷仍然在痛着，因為現在頭上的麻痺和雅片的力量都完了。雖然他盡力想睡，而且不管他如何飽飽的肚子一定要使他睡，但他總不能睡着。

雅拉爾知道今晚不能睡的不獨他一個人。他知道在這窮人區裏有許多孩子和他一樣痛得睡不着在哭，同時有許多母親陪他們的孩子坐着，想安慰他們那痛着的頭或燃燒着的

背。許多的母親也一定在說着四年前阿卡·帕爾用他那瘦長的手兒在安·慰他的兒子時所說的話。

「可憐的孩子，他已經付足了他所吃的代價了。明天他將忘記他所吃過的東西，但他的痛却依然在纏綿着的。」

「我永遠不再參加這慶罕蘭了，」雅拉爾在哭泣中允許自己。

但他記得前年和去年他都曾經說過這話，正如女人在生孩子痛苦着時允許自己將永遠不再生孩子一樣。然而他總又振起精神放棄了他的前言。於是，他又想。

「的確，假如我能找到一些又佳，供養自己，我決不再參加了，」他最後對自己說。

## 譯後瑣語

這集子裏所收的稿，是我在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之間譯成的，當時曾在國聞週報、時事彙編、國術半月刊等雜誌發表過。自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後，我頗感到這些動筆的事情，到底還是屬於閒人之業，很想在實際工作中找點其他的事情來做，然而終于爲了環境的限制，在二十六年冬由滬回粵，二十七年夏由粵至漢，復由漢轉渝，在二十八年春間，才在渝郊第一兒童保育院找到了一個工作，服務過一個學期。所以在這幾年之間，我自己屢覺得面對着這樣的一個大時代，而自己曾未爲這個國家出了一點力，心裏極爲歉然。

因此，現在這時候，依我的環境，我以爲還是動動筆的事情比較好，但一動筆，我既未曾參加過什麼偉大的實際工作的場面，自然也不會寫出什麼好的東西來的。置筆一想，就很想再從事于譯稿的工作，這或于我愈覺適宜一點。可是就譯稿來說，原書就不容易買，所以這工作，又被我的環境礙住了。我有時候將過去所譯成的這些稿再拿來一讀，反而覺得這些稿裏也有些可取的地方，文藝的東西始終是文藝的東西，當牠被做爲一個作者發表出他的意思，在給讀者閱讀的時候，那牠的技巧也是需要的。在這集子中所收的這些譯稿裏面，如愛華、波斯的聖日、靈魂破碎的人、法外人、一個冒險的士兵等篇的技巧，都是很可以給我們學習文藝的人所取法。而描寫波蘭亡國後的那一篇波斯的聖日，牠

的文情並茂，與胡適先生譯的杜德作的描寫法國被普魯士戰敗普魯兵初入法境的最後一課，同樣地都是很感動人的。所以，爲了是些譯稿中的技巧很可給我們取法，我才將這些譯稿彙爲一集，請獨立出版社出版。

但我也預先聲明，這集子裏的譯稿，都是我初譯的東西，我是以試試看的心情，把牠們譯成的，那自然有些地方是不滿人意，我很希望讀者如有發現誤譯的地方，不客氣地給我一種指教。那這集子之出版，也許于我自己所首先得到了一種改正的帮忙。我這些譯稿的原書，已經在南京遺失了，但彷彿記得大部是他美國一個什麼書店出版一九三六年的世界傑作選裏的，以後待有機會，我再把牠寫個明白。

譯者廖冰筠附記。

三十一年一月八日